

淮南子

冊四



淮南子卷十一

漢涿郡高誘注

齊俗訓

齊一也四字之風世之衆理皆混其俗令爲一道也故曰齊俗

率性而行謂之道得其天性謂之德性禮者所以別道失然後貴義是故仁義立而道德遷弟夫妻朋友純樸散矣是非形則百姓眩矣珠玉尊爲義者布施凡此四者衰世之造也末世之用也夫禮者所以別尊卑異貴賤義者所以合君臣父子兄弟夫妻朋友之際也今世之爲禮者恭敬而伎伎害爲義者布施而德君臣以相非骨肉以生怨則失禮義之本也故構而多責謂以權相交權盡而交疏構構然也夫水積則生相食之魚土積則生自穴之獸達吉按太平御覽疑非禮義飾則生僞匿之本夫吹灰而欲無眯涉水而欲無濡不可得

也古者民童蒙不知東西貌不羨乎情而言不溢乎

行其衣致煖而無文其兵戈銖而無刃楚人謂刃頓

按頓即鈍字故其歌樂而無轉其悲哀而無聲鑿井

而飲耕田而食無所施其美亦不求得親戚不相毀

譽朋友不相怨德及至禮義之生貨財之貴而詐偽

萌興非譽相紛怨德並行於是乃有曾參孝己之美

而生盜跖莊蹻之邪故有大路龍旂羽蓋垂綏大路天子

車也交結駟連騎則必有穿窬拊楨抽箕踰備之姦

龍為旂有詭文繁繡弱緡羅紈弱緡細布也必有

營屨跣躋短褐不完者菅茅也跣偶也躋適也故高

下之相傾也短脩之相形也亦明矣夫蝦蟇為鶉鶉

也水蠹為蟻蜻蛉皆生非其類唯聖人知其化其

從視夫胡人見麋廣麻不知其可以為布也越



人見彘不知其可以為旃也故不通於物者難與言  
化昔太公望周公旦受封而相見太公問周公曰何

以治魯周公曰尊尊親親太公曰魯從此弱矣尊尊親親

仁者周公問太公曰何以治齊太公曰舉賢而上功

周公曰後世必有劫殺之君舉賢上功則其後齊日

以大至於霸二十四世而田氏代之齊臣田氏奪魯

日以削至三十二世而亡魯祿去公室至故易曰履

霜堅冰至聖人之見終始微言故糟邱生乎象樁紂

長夜之歛積糟成炮烙生乎熱斗庖人進羹于紂熱

邱者起于象樁殺趙國斗可以子路橙溺而受牛謝橙舉也拚出溺

孔子曰魯國必好救人於患子贛贖人而不受金於

府魯國之法贖人於孔子曰魯國不復贖人矣子路

受而勸德子贛讓而止善孔子之明以小知大以近

知遠通於論者也由此觀之廉有所在而不可公行也故行齊於俗可隨也事周於能易為也矜偽以惑世伉行以違眾聖人不以為民俗廣廈闢屋連闈通房人之所安也鳥入之而憂高山險阻深林叢薄虎豹之所樂也人入之而畏川谷通原積水重泉鼃鼃之所便也人入之而死咸池承雲帝皆黃九韶舜樂六英帝顓頊樂人之所樂也鳥獸聞之而驚深谿峭岸峻木尋枝援狖之所樂也人上之而慄形殊性詭所以為樂者乃所以為哀所以為安者乃所以為危也乃至天地之所覆載日月之所照誌使各便其性安其居處其宜為其能故愚者有所脩智者有所不足柱不可以摘齒達吉按太平御覽引摘作刺筐不可以持屋筐小簪也  
御覽引蓬馬不可以服重牛不可以追速鉛不可以為

刀銅不可以爲弩鐵不可以爲舟木不可以爲釜各

用之於其所適施之於其所宜即萬物一齊而無由

相過夫明鏡便於照形其於以函食不如簞犧牛粹

毛宜於廟牲其於以致雨不若黑蜈黑蜈於神淵能與雲

雨由此觀之物無貴賤因其所貴而貴之物無不貴

也因其所賤而賤之物無不賤也夫玉璞不厭厚角

觶不厭薄角觶刀劍羽漆不厭黑粉不厭白此四者

相反也所急則均其用一也今之裘與蓑孰急見雨

則裘不用升堂則蓑不御此代爲常者也譬若舟車

楫肆窮廬故有所宜也水宜舟陸地宜車沙地宜肆

吉按錢別駕云大禹四載本皆異說文解字水行乘

舟陸行乘車山行乘橈澤行乘輶漢書溝洫志山行乘楫

行乘船陸行乘車澤行乘橈漢書溝洫志山行乘楫

用乘橋水行乘船陸行乘車澤行乘輶漢書溝洫志山行乘楫

訓又云山行乘藁水行乘舟沙行乘鳩澤行乘楸與

此而七其字各殊攷之標為正字藁標皆標字之別

也肆字音與標相近通用權楫亦同聲橋又權字之

轉聲權乃駕馬大車橋即俗轎字也鳩車聲相轉然

古別有一種車名鳩蓋小車朝轎楮三字同類權毳

蕪三字同類周禮曰孤乘夏朝又下棺車亦曰朝古

字無轎楮乃以闌楮借用耳僞孔傳尚書本不足據

其見于諸書者因以別駕所肆攷而附詳之如是

故老子曰不上賢者言不致魚於水沈鳥於淵物各

須用賢不故堯之治天下也舜為司徒契為司馬禹為

司空后稷為大田師奚仲為工其導萬民也水處者

漁山處者木谷處者牧陸處者農地宜其事事宜其

械械宜其用用宜其人澤皋織網陵阪耕田得以所  
有易所無以所工易所拙是故離叛者寡而聽從者  
衆譬若播棊丸於地員者走澤方者處高各從其所  
安夫有何上下焉若風之遇簫簫籟也忽然感之各以  
清濁應矣夫援猓得茂木不舍而穴桓格得埴防弗

去而緣

狽狽也防隄也垂水

物莫避其所利而就其所害

是故鄰國相望雞狗之音相聞而足迹不接諸侯之

境車軌不結千里之外者皆各得其所安故亂國若

盛治國若虛亡國若不足存國若有餘虛者非無人

也皆守其職也盛者非多人也皆徼於末也有餘者

非多財也欲節事寡也不足者非無貨也民躁而費

多也故先王之法籍非所作也其所因也其禁誅非

所為也其所守也凡以物治物者不以物以睦治睦

者不以睦以人治人者不以人以君治君者不以君

以欲治欲者不以欲以性治性者不於性以德治德

者不以德以道原人之性蕪濊而不得清明者物或

堞之也

堞堞也堞堞也

堞堞也堞堞也堞堞也堞堞也堞堞也堞堞也堞堞也

堞堞也堞堞也堞堞也堞堞也堞堞也堞堞也堞堞也

也北胡

及其長也雖重象狄驪

象狄驪

象狄驪

不能通



其言教俗殊也今三月嬰兒生而徙國則不能知其

故俗由此觀之衣服禮俗者非人之性也所受於外

也夫竹之性浮殘以為牒束而投之水則沈失其體

也金之性沈託之於舟上則浮勢有所支也夫素之

質白染之以涅則黑縑之性黃染之以丹則赤人之

性無邪久湛於俗則易易而忘本合於若性於若性合

性也故日月欲明浮雲蓋之河水欲清沙石濺之

達吉按太平御覽作沙壤穢之人性欲平嗜欲害之惟聖人能遺物

而反己夫乘舟而惑者不知東西見斗極則寤矣夫

性亦人之斗極也有以自見也則不失物之情無以

自見則動而惑營譬若隴西之游愈躁愈沈孔子謂

顏回曰吾服汝也忘孔子謙自謂無知而汝服於我

也亦忘雖然汝雖忘乎吾猶有不忘者存孔子知其

本也夫縱欲而失性動未嘗正也以治身則危以治  
國則亂以入軍則破是故不聞道者無以反性故古  
之聖王能得諸己故令行禁止名傳後世德施四海  
是故凡將舉事必先平意清神神清意平物乃可正  
若璽之抑埴璽埴也正與之正封亦正而傾與之傾故  
堯之舉舜也決之於目桓公之取甯戚也斷之於耳  
而已矣爲是釋術數而任耳目其亂必甚矣夫耳目  
之可以斷也反情性也聽失於誹譽而目淫於采色  
而欲得事正則難矣夫載哀者聞歌聲而泣載樂者  
見哭者而笑哀可樂者笑可哀者載使然也是故貴  
虛虛者心無所載於哀樂也故水激則波興氣亂則智昏智昏不  
可以爲政波水不可以爲平故聖王執一而勿失萬  
物之情既矣四夷九州服矣夫一者至貴無適於天

下聖人託於無適故民命繫矣為仁者必以哀樂論之為義者必以取予明之目所見不過十里而欲徧照海內之民哀樂弗能給也無天下之委財而欲徧瞻萬民利不能足也且喜怒哀樂有感而自然者也故哭之發於口涕之出於目達吉按太平御覽引目作鼻疑是此皆

憤於中而形於外者也譬若水之下流烟之上尋也

夫有孰推之者故强哭者雖病不哀强親者雖笑不

和情發於中而聲應於外故釐負羈之壺餐愈於晉

獻公之垂棘獻公以垂棘滅虞號趙宣孟之束脯賢於智伯之

大鐘智伯以大鐘滅仇由故禮豐不足以效愛而誠心可以懷

遠故公西華之養親也若與朋友處曾參之養親也

若事嚴主烈君其于養一也公西華孔子弟子也與朋友處睦而少敬烈酷

也曾參事親其敬多故胡人彈骨越人契臂中國敵血也所由

各異其於信一也胡人之盟約置酒人頭骨中飲以

信達吉按太平御覽引契作齧列子釋文仍作契引許齊注云契剋臂出血也敵御覽引作啜啜敵之

也別字三苗鬻首羌人括領中國冠笄越人斲鬻其於

服一也三苗之國在彭蠡洞庭之野鬻也帝顓頊之法

婦人不辟男子於路者拂於四達之衢拂放也達

覽引拂作祓有注云除其不祥今之國都男女切躋躋足肩摩於道

其於俗一也故四夷之禮不同皆尊其主而愛其親

敬其兄獫狁之俗相反獫狁北胡也其俗皆慈其子

而嚴其上夫鳥飛成行獸處成羣有孰教之故魯國

服儒者之禮行孔子之術地削名卑不能親近來遠

越王句踐斲髮文身無皮弁搢笏之服皮弁以爲爵冠也搢佩紵

笏佩玉也長三尺扞上終葵首拘罷拒折之容拘罷圜也然而勝夫

差於五湖南面而霸天下泗上十二諸侯皆率九夷

以朝胡貉匈奴之國縱體拖髮也箕倨反言而國

不亡者未必無禮也楚莊王裾衣博袍衣裾也令行

乎天下遂霸諸侯晉文君大布之衣大布粗布也群羊之

裘韋以帶劍威立於海內豈必鄒魯之禮之謂禮乎

鄒孟軻邑魯孔子邑是故入其國者從其俗入其家者避其諱

不犯禁而入不忤逆而進雖之夷狄徒保之國徒保不衣

也結軌乎遠方之外而無所困矣禮者實之文也仁

者恩之效也故禮因人情而為之節文而仁發併以

見容併色也禮不過實仁不溢恩也治世之道也夫三

年之喪是強人所不及也而以偽輔情也三月之服

是絕哀而迫切之性也三月之服夏后氏之禮夫儒墨不原人

情之終始而務以行相反之制五纓之服五纓謂三年

月五月三月服也悲哀抱於情葬薶稱於養不强人之所不



能為不絕人之所能已度量不失於適誹譽無所由

生古者非不知繁升降樂還之禮也蹠采齊肆夏之

容也采齊肆夏皆樂名也以為曠日煩民而無所用故制禮足

以佐實喻意而已矣古者非不能陳鐘鼓盛筦簫揚

干戚奮羽旄以為費財亂政制樂足以合歡宣意而

已喜不羨於音非不能竭國麋民虛府殫財含珠鱗

施綸組節束鱗施玉紐也綸紮也束縛也追送死也以為窮民絕

業而無益於槁骨腐肉也故葬薶足以收斂蓋藏而

已昔舜葬蒼梧市不變其肆舜南巡狩死蒼梧葬泠道九疑山不煩市井之

所廢禹葬會稽之山禹會羣臣于會稽葬山陰之陽不煩農人之田畝農不易

其畝明乎生死之分通乎侈儉之適者也亂國則不

然言與行相悖情與貌相反禮飾以煩樂優以淫崇

死以害生久喪以招行是以風俗濁於世而誹譽萌

於朝是故聖人廢而不用也義者循理而行宜也禮

者體情制文者也義者宜也禮者體也昔有扈氏為

義而亡有扈夏啓之庶兄也以堯舜舉賢禹獨與子故伐敗敗亡之知義而不知

宜也魯治禮而削知禮而不知體也有虞氏之祀其

社用土封土為社祀中霤葬成畝田畝而葬其樂咸池承雲九

韶舜兼用黃帝樂九韶舜所作也其服尚黃舜德也夏后氏其社用松

所樹之木皆所祀也祀戶春祭先戶葬牆置翬翬棺衣也其

樂夏籥九成六佾六列六英九成變也六英禹兼用顓

頊也其服尚青木德故尚青也殷人之禮其社用石以石為

祀門秋祭先門葬樹松其樂大濩晨露大濩晨露湯所作樂其

服尚白金德故尚白也周人之禮其社用栗祀竈夏祭先竈

鄒子曰五德之女從葬樹柏其樂大武三象棘下三

棘下武其服尚赤火德故尚赤也禮樂相詭服制相反然而

象樂也

皆不失親疏之恩上下之倫今握一君之法籍以非傳代之俗譬由膠柱而調瑟也故明王制禮義而爲衣分節行而爲帶衣足以覆形從典墳虛循撓便身體適行步不務於奇麗之容隅眚之削帶足以結紐收衽束牢連固不亟於爲文句疏短之鞵故制禮義行至德而不拘於儒墨所謂明者非謂其見彼也自見而已所謂聰者非謂聞彼也自聞而已所謂達者非謂知彼也自知而已是故身者道之所託身得則道得矣道之得也以視則明以聽則聰以言則公以行則從故聖人財制物也猶工匠之斲削鑿柄也宰庖之切割分別也曲得其宜而不折傷拙工則不然大則塞而不入小則窅而不周動於心枝於手而愈醜夫聖人之斲削物也剖之判之離之散之已淫已

失復揆以一既出其根復歸其門已雕已琢還反於

樸合而為道德離而為儀表其轉入立冥其散應無

形禮義節行又何以窮至治之本哉世之明事者多

離道德之本曰禮義足以治天下此未可與言術也

所謂禮義者五帝三王之法籍風俗一世之迹也譬

若芻狗土龍之始成芻狗東芻為狗以謝文以青黃

絹以綺繡御達吉覽絹作飾纏以朱絲尸祝衻絃衻純服

也衣也大夫端冕冠冕也以送迎之及其已用之後則壤土

草藟而已達吉按太平御故當舜之時有苗不服於是舜脩

政偃兵執干戚而舞之禹之時天下大雨禹令民聚

土積薪擇邱陵而處之武王伐紂載尸而行紂伯夷

干戈父死未葬爰及海內未定故不為三年之喪始言

始

廢于武禹遭洪水之患陂塘之事故朝死而暮葬此

皆聖人之所以應時耦變見形而施宜者也今之脩

干戚而笑鑿插鑿斫屬知三年非一日是從牛非馬以

徵笑羽也以此應化無以異於彈一弦而會棘下棘

樂名一弦會之不可成也夫以一世之變欲以耦化應時譬猶冬

被葛而夏被裘夫一儀不可以百發儀弩招顏也射百發遠近不可

皆以一一衣不可以出歲儀必應乎高下衣必適乎

寒暑是故世異則事變時移則俗易故聖人論世而

立法隨時而舉事尚古之王封於泰山禪於梁父七

十餘聖法度不同非務相反也時世異也是故不法

其已成之法而法其所以爲法所以爲法者與化推

移者也夫能與化推移爲人者至貴在焉爾故狐梁

之歌可隨也其所以歌者不可爲也聖人之法可觀



也其所以作法不可原也辯士言可聽也其所以言

不可形也溇均之劍不可愛也而歐冶之巧可貴也

今夫王喬赤誦子吹嘔呼吸吐故內新遺形去智抱

素反真以游玄眇上通雲天今欲學其道不得其養

氣處神而放其一吐一吸時詘時伸其不能乘雲升

假亦明矣

王喬蜀武陽人也為相人令得道而仙赤誦子上谷人也病厲入山導引輕舉假上

也達吉按俗本赤誦作赤松蓋誤改之古字誦與松同聲通用

五帝三王輕天下

細萬物齊死生同變化抱大聖之心以鏡萬物之情

上與神明為友下與造化為人今欲學其道不得其

清明玄聖而守其法籍憲令不能為治亦明矣故曰

得十利劍不若得歐冶之巧得百走馬不若得伯樂

之數樸至大者無形狀道至眇者無度量故天之圓

也不得規地之方也不得矩往古來今謂之宙四方

上下謂之字道在其閒而莫知其所故其見不遠者

不可與語大其智不閔者不可與論至昔者馮夷得

道以潛大川馮夷河伯也華陰潼鄉隄鉗且得道以

處昆侖鉗且得仙道升居昆侖山達吉按莊子大

形入面獸形淮南作欽負是唐本鉗且作欽負也字

于昆侖之陽後漢書注引作欽駮古駮鴉本一字錢

別駕云古丕與負通故尚書丕子之責史記作負子

亦與負通也因之從丕之字扁鵲盧人趙扁鵲以治病秦名越人趙

簡子造父以御馬羿以之射倕以之斲倕堯時也所為

者各異而所道者一也夫稟道以通物者無以相非

也譬若同陂而漑田其受水均也今屠牛而烹其肉

或以為酸或以為甘煎熬燎炙齊味萬方其本一牛

之體伐梗枿豫樟而剖梨之剖判梨或為棺槨或為

柱梁披斷撥榘披解也撥析也所用萬方然一木之樸

也故百家之言指奏相反其合道一體也譬若絲竹

金石之會樂同也其曲家異而不失於體伯樂韓風

秦牙管青四子皆古善相馬者所相各異其知馬一也故三皇

五帝法籍殊方其得民心均也故湯入夏而用其法

武王入殷而行其禮桀紂之所以亡而湯武之所以

為治故削劓銷鋸陳非良工不能以制木鑪橐埴坊

設鑪橐埴皆冶具坊土刑也非巧冶不能以治金屠牛吐一朝解

九牛而刀可以剝毛屠牛吐齊之大屠剝髮也

字之庖丁用刀十九年而刀如新剖庖丁齊屠伯

也何則游乎衆虛之閒衆虛之閒也若夫規矩鉤

繩者此巧之具也而非所以巧也故瑟無弦雖師文

不能以成曲樂師文徒弦則不能悲故弦悲之具也而

非所以為悲也若夫工匠之為連鑊運開陰閉眩錯

連鐵鏃發也運開相通也陰入於冥冥之眇神調之

極游乎心手衆虛之閒而莫與物爲際者父不能以

教子瞽師之放意相物寫神愈舞而形乎弦者兄不

能以喻弟今夫爲平者準也爲直者繩也若夫不在

於繩準之中可以平直者此不共之術也故叩宮而

宮應彈角而角動此同音之相應也其於五音無所

比而二十五弦皆應此不傳之道也故蕭條者形之

君蕭條深靜也而寂寞者音之主也微音生寂寞天下是非無

所定世各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所謂是與非各異

皆自是而非人由此觀之事有合於己者而未始有

是也有忤於心者而未始有非也故求是者非求道

理也求合於己者也去非者非批邪施也施微曲也去忤

於心者也忤於我未必不合於人也合於我未必不

非於俗也至是之是非非至非之非無是此真是非

也若夫是於此而非於彼非於此而是於彼者此之

謂一是一非也此一是非隅曲也夫一是非宇宙也

今吾欲擇是而居之擇非而去之不知世之所謂是

非者不知孰是孰非老子曰治大國若烹小鮮為寬

裕者曰勿數撓也裕饒為刻削者曰致其醜酸而已矣

晉平公出言而不當師曠舉琴而撞之跌在宮壁在

至平公衣衽中宮壁左右欲塗之欲塗師曠所敗壁也平公曰舍之以此

為寡人失孔子聞之曰平公非不痛其體也欲來諫

者也韓子聞之曰韓子非韓羣臣失禮而弗誅是縱過

也有以也夫平公之不霸也故賓有見人於宓子者

宓子賤也賓出宓子曰子之賓獨有三過望我而笑是

擻也擻慢也談語而不稱師是返也達吉按太平御覽引語作論返作叛



交淺而言深是亂也賓曰望君而笑是公也談語而

不稱師是通也交淺而言深是忠也故賓之容一體

達吉按太平御

覽引自

也或以爲君子或以爲小人所自視之異也故趣舍合卽言忠而益親身疏卽謀當而見

疑親母爲其子治挖禿而血流至耳見者以爲其愛之至也使在於繼母則過者以爲嫉也事之情一也所從觀者異也從城上視牛如羊視羊如豕所居高也窺面於盤水則員於杯則隋面形不變其故有所員有所隋者所自窺之異也今吾雖欲正身而待物庸遽知世之所自窺我者乎若轉化而與世競走譬猶逃雨也無之而不濡常欲在於虛則有不能爲虛矣爲者失之執者敗之若夫不爲虛而自虛者性自此所慕而不能致也故通於道者如車軸不運於己而與轂致

千里轉無窮之原也不通於道者若迷惑告以東西

南北所居聆聆曉解也一曲而辟辟小邪然忽不得

復迷惑也故終身隸於人辟若覩之見風也覩候風者也世

所謂五兩達吉按文選注引覩作統見作候許春注云統候風也楚人謂之五兩攷古完與見因字形

相近本多譌別故論語莞爾之莞陸德明又作覓爾此字義當作統為是無須與之間定

矣故聖人體道反性不化以待化則幾於免矣無為以待

有為近於免世難也治世之體易守也其事易為也其禮易行

也其責易償也是以人不兼官官不兼事士農工商

鄉別州異是故農與農言力士與士言行工與工言

巧商與商言數是以士無遺行農無廢功工無苦事

商無折貨各安其性不得相干故伊尹之興土功也

脩脛者使之跖鏹長脛以躡插者使入深强脊者使之負土脊强

負者任眇者使之準目不正偃者使之塗偃人塗地各

負重眇者使之準因令晞偃者使之塗因其俛也各

有所宜而人性齊矣胡人便於馬越人便於舟異形

殊類易事而悖失處而賤得勢而貴聖人總而用之

其數一也夫先知遠見達視千里人才之隆也而治

世不以責於民言民不以己博聞強志口辯辭給人

智之美也而明主不求於下教世輕物不汙於俗

士之伉行也而治世不以爲民化神機陰閉剗厥無

迹人巧之妙也而治世不以爲民業故萇弘師曠先

知禍福言無遺策而不可與衆同職也公孫龍折辯

抗辭別同異離堅白公孫龍趙人好分析詭異之言以白馬不得合爲一物離而爲

也二不可與衆同道也北人無擇非舜而自投清泠之

淵北人無擇古隱士也非舜非其德之衰也不可以爲世儀魯般墨子以

木爲鳶而飛之三日不集而不可使爲工也故高不

可及者不可以爲人量行不可逮者不可以爲國俗

夫挈輕重不失銖兩聖人弗用而縣之乎銓衡視高

下不差尺寸明主弗任而求之乎浣準浣準水望之平何則

人才不可專用而度量可世傳也故國治可與愚守

也而軍制可與權用也夫待驪裏飛兔而駕之則世

莫乘車驪裏馬飛兔其子裏待西施毛嬙而為配

則終身不家矣西施毛嬙古好女也然非待古之英俊而人自

足者因所有而並用之夫騏驥千里一日而通駑馬

十舍旬亦至之旬十日也由是觀之人材不足專恃而道

術可公行也亂世之法高為量而罪不及重為任而

罰不勝危為禁而誅不敢民困於三責則飾智而詐

上犯邪而干免干求也故雖峭法嚴刑不能禁其姦何

者力不足也故諺曰鳥窮則囓獸窮則羶人窮則詐

此之謂也道德之論譬猶日月也江南河北不能易

其指馳驚千里不能易其處趨舍禮俗猶室宅之居也東家謂之西家西家謂之東家雖皋陶爲之理不能定其處故趨舍同誹譽在俗意行鈞窮達在時湯武之累行積善可及也其遭桀紂之世天授也今有湯武之意而無桀紂之時而欲成霸王之業亦不幾矣昔武王執戈秉鉞以伐紂勝殷摺笏杖笏杖也木也以臨朝武王既沒殷民叛之周公踐東宮履乘石石人君升車也攝天子之位負扈而朝諸侯戶牖之閒謂之扈放蔡叔有乘石也誅管叔周公兄也克殷殘商殘商誅紂子祿父祀文王于明堂七年而致政成王夫武王先武而後文非意變也以應時也周公放兄誅弟非不仁也以匡亂也故事周於世則功成務合於時則名立昔齊桓公合諸侯以乘車退誅於國以斧鉞晉文公合諸侯以革車退行於



國以禮義桓公前柔而後剛文公前剛而後柔然而

令行乎天下權制諸侯鈞者審於勢之變也顏闔魯

君欲相之顏闔魯而不肯使人以幣先焉鑿培而遁

之培屋後為天下顯武楚人謂使遇商鞅申不害刑

及三族又況身乎世多稱古之人而高其行並世有

與同者而弗知貴也非才下也時弗宜也故六騏驥

四馱馱馱馱北翟以濟江河不若窾木便者窾空處

世然也是故立功之人簡於行而謹於時今世俗之

人以功成為賢以勝患為智以遭難為愚以死節為

驚吾以為各致其所極而已王子比干非不知箕子

被髮佯狂以免其身也然而樂直行盡忠以死節故

不為也伯夷叔齊非不能受祿任官以致其功也然

而樂離世伉行以絕眾故不務也許由善卷非不能

撫天下寧海內以德民也然而羞以物滑和故弗受

也豫讓要離豫讓智伯臣要離吳王闔閭臣非不知樂家室安妻子

以偷生也然而樂推誠行必以死主故不留也今從

箕子視比干則愚矣從比干視箕子則卑矣從管晏

視伯夷則戇矣從伯夷視管晏則貪矣趨舍相非嗜

欲相反而各樂其務將誰使正之曾子曰擊舟水中

鳥聞之而高翔魚聞之而淵藏故所趨各異而皆得

所便故惠子從車百乘以過孟諸惠子名施仕為梁相從車百乘志尚

未足孟諸宋澤莊子見之弃其餘魚莊子名周蒙人隱而不仕見惠施之不足故弃

魚餘鯀胡飲水數斗而不足鯀胡汗澤鳥鯀鮪入口若露而

死鯀鮪名智伯有三晉而欲不澹三晉智伯兼范中行地澹足也林類

榮啟期衣若縣衰而意不慊林類榮啟期皆隱士慊恨也由此觀

之則趣行各異何以相非也夫重生者不以利害己

立節者見難不苟免貪祿者見利不顧身而好名者  
 非義不苟得此相為論譬猶冰炭鉤繩也何時而合  
 若以聖人為之中則兼覆而并之未有可是非者也  
 夫飛鳥主巢狐狸主穴巢者巢成而得棲焉穴者穴  
 成而得宿焉趨舍行義亦人之所棲宿也各樂其所  
 安致其所蹠謂之成人也蹠至故以道論者總而齊之  
 治國之道上無苛令官無煩治士無偽行工無淫巧  
 其事經而不擾其器完而不飾亂世則不然為行者  
 相揭以高揭為禮者相矜以偽車輿極於雕琢器用  
 逐於刻鏤求貨者爭難得以為寶詆文者處煩撓以  
 為慧爭為佞辯久稽而不訣無益于治工為奇器歷  
 歲而後成不周於用故神農之法曰丈夫丁壯而不  
 耕天下有受其飢者婦人當年而不織天下有受其

寒者故身自耕妻親織以爲天下先其導民也不貴

難得之貨不器無用之物是故其耕不强無以養

生其織不强無以揜形有餘不足各歸其身衣食

饒溢姦邪不生安樂無事而天下均平故孔丘曾參

無所施其善孟賁成荆無所行其威成荆古也衰世之

俗以其知巧詐僞飾衆無用貴遠方之貨珍難得之

財不積於養生之具澆天下之淳澆薄也析天下之

樸牯服馬牛以爲牢滑亂萬民以清爲濁性命飛揚

皆亂以營貞信漫瀾人失其情性於是乃有翡翠犀

象黼黻文章以亂其目芻豢黍粱荆吳芬馨以噍其

口荆吳國也芬珍味也噍貪求也鐘鼓管簫絲竹金石以淫其耳趨

舍行義禮節諉議以營其心於是百姓糜沸豪亂暮

行逐利煩挈澆淺淺薄也既薄尚澆也法與義相非行與利相

反雖十管仲弗能治也且富人則車輿衣纂錦纂繪也

馬飾傅旄象帷幕茵席綺繡條組青黃相錯不可為

象貧人則夏被褐帶索達吉按太平御覽引夏則含菽飲水以

充腸以支暑熱達吉按太平御覽引冬則羊裘

解札解札作蔽體一也引仍作解札有注云解札為裘

如鎧甲之札言其破壞也短褐不掩形而煬竈口煬

溫煬讀高尚之尚也解讀甚精當是今本脫之故

其為編戶齊民無以異然貧富之相去也猶人君與

僕虜不足以論之達吉按太平御覽引論夫乘奇技

偽邪施者自足乎一世之閒守正脩理不苟得者不

免乎飢寒之患而欲民之去末反本是由發其原而

壅其流也夫雕琢刻鏤傷農事者也錦繡纂組害女

工者也農事廢女工傷則飢之本而寒之原也夫飢



寒並至能不犯法干誅者古今之未聞也故仕鄙在  
時不在行利害在命不在智夫敗軍之卒勇武遁逃  
將不能止也勝軍之陳怯者死行懼不能走也故江  
河決沈一鄉父子兄弟相遺而走爭升陵阪上高邱  
輕足先升不能相顧也世樂志平見鄰國之人溺尚  
猶哀之又況親戚乎故身安則恩及鄰國志爲之滅  
身危則忘其親戚而人不能解也游者不能拯溺手  
足有所急也灼者不能救火身體有所痛也夫民有  
餘卽讓不足則爭讓則禮義生爭則暴亂起扣門求  
水莫弗與者所饒足也林中不賣薪湖上不鬻魚所  
有餘也故物豐則欲省求澹則爭止秦王之時或人  
菹子利不足也生子殺菹之劉氏持政獨夫收孤財有餘  
也劉氏謂漢也故世治則小人守政而利不能誘也世亂

則君子爲姦而法弗能禁也

淮南子卷十一

淮南子卷十二

武進莊氏校本

漢涿郡高誘注

道應訓

道之所行物動而應考之福  
福以知驗符也故曰道應

太清問於無窮曰子知道乎無窮曰吾弗知也

太清元氣

之清者也無窮無形也

又問於無為

無為有也曰子知道乎無

為曰吾知道

無為有形也

子之知道亦有數乎無為曰

吾知道有數曰其數柰何無為曰吾知道之可以弱

可以強可以柔可以剛可以陰可以陽可以窈可以

明可以包裹天地可以應待無方此吾所以知道之

數也太清又問於無始

無始未始有之氣也

曰鄉者吾問道於

無窮曰吾弗知之又問於無為無為曰吾知道曰子

之知道亦有數乎無為曰吾知道有數曰其數柰何

無為曰吾知道之可以弱可以強可以柔可以剛可

以陰可以陽可以窈可以明可以包裹天地可以應

待無方吾所以知道之數也若是則無為知與無窮

之弗知孰是孰非無始曰弗知之深而知之淺弗知

內而知之外弗知精而知之粗太清仰而歎曰然則

不知乃知邪知乃不知邪孰知知之為弗知弗知之

為知邪無始曰道不可聞聞而非也道不可見見而

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孰知形之不形者乎故老

子曰天下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也故知者不言言

者不知也白公問於孔子曰人可以微言白公楚平王之孫太

子建之子勝也建見殺白公孔子不應知白公有陰

白公曰若以石投水中何如曰吳越之善沒者能取

之矣曰若以水投水何如孔子曰蓄澗之水合易牙

嘗而知之蓄澗齊水名白公曰然則人固不可與微言乎

孔子曰何謂不可誰知言之謂者乎夫知言之謂者

不以言言也心不以言知之爭魚者濡逐獸者趨非樂之也

故至言去言至為無為夫淺知之所爭者末矣白公

不得也故死於浴室楚殺白公於浴室之地也故老子曰言有宗

事有君夫唯無知是以不吾知也白公之謂也惠子

為惠王為國法惠王梁惠王惠子惠施也已成而示諸先生先生

皆善之奏之惠王惠王甚說之以示翟煎曰善惠王

曰善可行乎翟煎曰不可惠王曰善而不可行何也

翟煎對曰今夫舉大木者前呼邪許後亦應之此舉

重勸力之歌也豈無鄭衛激楚之音哉然而不用者

不若此其宜也治國有禮不在文辯故老子曰法令

滋彰盜賊多有此之謂也田駢以道術說齊王田駢齊臣

王應之曰寡人所有齊國也道術難以除患願聞國



之政田駢對曰臣之言無政而可以為政譬之若林

木無材而可以為材願王察其所謂而自取齊國之

政焉己雖無除其患害天地之閒六合之內可陶冶

而變化也齊國之政何足問哉此老聃之所謂無狀

之狀無物之象者也若王之所問者齊也田駢所稱

者材也材不及林林不及雨雨然後材乃得生也雨不及陰陽

陰陽不及和和不及道白公勝得荆國不能以府庫

分人七日白公篡得楚國貪其財而石乙入曰石乙

黨之不義得之又不能布施患必至矣不能予人不若

焚之毋令人害我白公弗聽也九日葉公入葉公楚大夫子

高自方城之外入殺白公乃發大府之貨以予衆出高庫之兵以

賦民因而攻之十有九日而禽白公葉公殺白公也夫國非

其有也而欲有之可謂至貪也不能為人又無以自

爲可謂至愚矣譬白公之嗇也何以異於梟之愛其

子也梟子長食其母故老子曰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銳

之不可長保也趙簡子以襄子爲後董闕于曰無卹

賤今以爲後何也董闕于趙氏臣無卹襄子之名簡子之庶子也簡子曰是

爲人也能爲社稷忍羞襄子能柔異日知伯與襄子

飲而批襄子之首大夫請殺之襄子曰先君之立我

也曰能爲社稷忍羞豈曰能刺人哉處十月知伯圍

襄子於晉陽襄子疏隊而擊之疏分也隊軍二百人一隊分期隊卒擊

之大敗知伯破其首以爲飲器飲溺器棹榼也

承飲造于子重褚少孫補大宛傳曰飲器韋昭說故

老子曰知其雄守其雌其爲天下谿齧缺問道於被

衣齧缺被衣皆被衣曰正女形壹女視天和將至攝

女知正女度神將來舍德將來附若美而道將爲女

居憊乎若新生之犢而無求其故言未卒齧缺繼以

讎夷

讎夷熟視不言貌

被衣行歌而去曰形若槁骸心如死

灰直實不知以故自持墨墨恢恢無心可與謀彼何

人哉故老子曰明白四達能無以知乎趙襄子攻翟

而勝之取尤人終人

尤人終人翟之二邑

使者來謁之襄子方

將食而有憂色左右曰一朝而兩城下此人之所喜

也今君有憂色何也襄子曰江河之大也不過三日

三日而減也

飄風暴雨日中不須臾

言其不終日也

今趙氏之德

行無所積今一朝兩城下亡其及我乎孔子聞之曰

趙氏其昌乎夫憂所以為昌也而喜所以為亡也勝

非其難也持之者其難也賢主以此持勝故其福及

後世齊楚吳越皆嘗勝矣然而卒取亡焉不通乎持

勝也唯有道之主能持勝孔子勁杓國門之關

杓引也

者引之者難也上而不肯以力聞墨子爲守攻公輸般

服而不肯以兵知善持勝者以強爲弱故老子曰道

沖而用之又弗盈也惠孟見宋康王蹠足警效疾言

曰寡人所說者勇有功也不說爲仁義者也客將何

以教寡人惠孟對曰臣有道於此人雖勇刺之不入

雖巧有力擊之不中大王獨無意邪宋王曰善此寡

人之所欲聞也惠孟曰夫刺之而不入擊之而不中

此猶辱也臣有道於此使人雖有勇弗敢刺雖有力

不敢擊夫不敢刺不敢擊非無其意也臣有道於此

使人本無其意也夫無其意未有愛利之心也臣有

道於此使天下丈夫女子莫不歡然皆欲愛利之心

此其賢於勇有力也四累之上也大王獨無意邪此

凡四事皆累于世而男宋王曰此寡人所得也欲惠

孟對曰孔墨是已孔丘墨翟無地而為君無官而為

長無地為君以道富也天下丈夫女子莫不延頸舉

踵而願安利之者今大王萬乘之主也誠有其志則

四境之內皆得其利矣此賢於孔墨也遠矣宋王無

以應惠孟出宋王謂左右曰辯矣客之以說勝寡人

也故老子曰勇於不敢則活由此觀之大勇反為不

勇耳昔堯之佐九人禹皋陶稷契伯夷舜之佐七人皆

堯同臣其武王之佐五人謂周公召公太堯舜武王

於九七五者不能一事焉然而垂拱受成功者善乘

人之資也故人與驥逐走則不勝驥託於車上則驥

不能勝人北方有獸其名曰蹙鼠前而免後鼠前足

謂之蹙趨則頓走則顛常為蚤蚤駮驢取甘草以與

之蚤蚤駮驢前足長後足短蹙有患害蚤蚤駮驢必



負而走達虛比按爾雅曰西有比肩獸焉與叩叩距虛

負而走其苑皆云北之虛說文獸唯爾雅作西郭璞注之

書及說苑皆云北之虛說文獸唯爾雅作西郭璞注之

鹿行土俗名武縣夏屋山中有獸形如兔而大相負

一作濁鹿古字獨濁涿鹿相通故借用之廣武涿鹿地

從虫距驢作巨虛叩作蚤字為正然則作叩者省作

距驢者借作歷及此以其能託其所不能故老子曰夫

代大匠斲者希不傷其手薄疑說衛嗣君以王術君嗣

衛國也嗣君應之曰予所有者千乘也願以受教薄疑

對曰烏獲舉千鈞又況一斤乎杜赫以安天下說周

昭文君昭文君周衰分為西文君謂杜赫曰願學所

以安周赫對曰臣之所言不可則不能安周臣之所

言可則周自安矣此所謂弗安而安者也故老子曰  
大制無割故致數輿無輿也魯國之法魯人為人妾

於諸侯有能贖之者取金於府子贛贖魯人於諸侯  
來而辭不受金孔子曰賜失之矣夫聖人之舉事也  
可以移風易俗而受教順可施後世非獨以適身之  
行也今國之富者寡而貧者衆贖而受金則爲不廉  
不受金則不復贖人自今以來魯人不復贖人於諸  
侯矣孔子亦可謂知禮矣故老子曰見小曰明魏武  
侯問於李克曰李克武侯之相吳之所以亡者何也李克對  
曰數戰而數勝武侯曰數戰數勝國之福其獨以亡  
何故也對曰數戰則民罷數勝則主僑以僑主使罷  
民而國不亡者天下鮮矣僑則恣恣則極物罷則怨  
怨則極慮上下俱極吳之亡猶晚矣夫差之所以自  
剄於干遂也越伐吳夫差所以自殺也故老子曰功成名遂身退  
天之道也甯越欲干齊桓公困窮無以自達於是爲

商旅將任車

我任載也詩曰我任我輦

以商於齊暮宿於郭門之

外桓公郊迎客夜開門辟任車爝火甚盛

爝炬也

從者

甚衆甯越飯牛車下望見桓公而悲擊牛角而疾商

歌

達吉按疾太平御覽一引作習疾

桓公聞之撫其僕之手曰異

哉歌者非常人也命後車載之桓公及至從者以請

桓公贛之衣冠而見說以爲天下桓公大說將任之

羣臣爭之曰客衛人也衛之去齊不遠君不若使人

問之問之而故賢者也用之未晚桓公曰不然問之

患其有小惡也以人之小惡而忘人之大美此人主

之所以失天下之士也凡聽必有驗一聽而弗復問

合其所以也

合己聽知之

且人固難合也權而用其

長者而已矣當是舉也桓公得之矣故老子曰天大

地大道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處其一焉以言

其能包裹之也大王亶父居邠翟人攻之事之以皮

帛珠玉而弗受曰翟人之所求者地無以財物為也

大王亶父曰與人之兄居而殺其弟與人之父處而

殺其子吾弗為皆勉處矣為吾臣與翟人奚以異且

吾聞之也不以其所養害其養杖策而去民相連而

從之遂成國於岐山之下岐山今之美陽北山也其下有周地因是以為天下

號也大王亶父可謂能保生矣雖富貴不以養傷身雖

貧賤不以利累形今受其先人之爵祿則必重失之

所自來者久矣而輕失之豈不惑哉故老子曰貴以

身為天下焉可以託天下愛以身為天下焉可以寄

天下矣中山公子牟中山鮮虞之國謂詹子曰身處江海之

上心在魏闕之下為之柰何江海之上言志在于己身心之魏闕也言內守

詹子曰重生重生則輕利重生己之性也中山公子牟曰雖

知之猶不能自勝詹子曰不能自勝則從之從之神

無怨乎

言不勝己之情欲則當縱心意則己神無怨也

不能自勝而強弗從

者此之謂重傷重傷之人無壽類矣故老子曰知和

曰常知常曰明益生曰祥心使氣曰強是故用其光

復歸其明也楚莊王問詹何曰治國柰何對曰何明

於治身而不明於治國楚王曰寡人得立宗廟社稷

願學所以守之詹何對曰臣未嘗聞身治而國亂者

也未嘗聞身亂而國治者也故本任於身不敢對以

末楚王曰善故老子曰脩之身其德乃真也桓公讀

書於堂

桓公齊君

輪扁斲輪於堂下釋其椎鑿而問桓公

曰君之所讀者何書也桓公曰聖人之書輪扁曰其

人焉在

輪扁人名問作書之人在也

桓公曰已死矣輪扁曰是直

聖人之糟粕耳

糟酒滓也精也

桓公悖然作色而怒曰



寡人讀書工人焉得而譏之哉有說則可無說則死

輪扁曰然有說臣試以臣之斲輪語之大疾則苦而

不入苦急也大徐則甘而不固甘緩也不甘不苦應於手

厭於心而可以至妙者臣不能以教臣之子而臣之

子亦不能得之於臣是以行年七十老而爲輪今聖

人之所言者亦以懷其實窮而死獨其糟粕在耳故

老子曰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昔者司城子

罕相宋謂宋君曰夫國家之安危百姓之治亂在君

行賞罰夫爵賞賜予民之所好也君自行之殺戮刑

罰民之所怨也臣請當之宋君曰善寡人當其美子

受其怨寡人自知不爲諸侯笑矣國人皆知殺戮之

專制在子罕也大臣親之百姓畏之居不至期年子

罕遂卻宋君而專其政故老子曰魚不可脫于淵國

之利器不可以示人王壽負書而行見徐馮於周王壽

古好書之人徐馮周之隱者也徐馮曰事者應變而動變生於時故

知時者無常行書者言之所出也言出於知者知者

藏書於是王壽乃焚書而舞之自喜焚其書故老子

曰多言數窮不如守中令尹子佩請飲莊王莊王佩楚

相請飲也莊王許諾達吉按太平御覽引下有子佩期

置酒也字當是脫文京臺于京臺莊王不往明日共十三

即強臺下並同子佩疏揖北面立於殿下疏徒跪

也手曰昔者君王許之今不果往果誠意者臣有罪乎

莊王曰吾聞子具於強臺強臺者南望料山以臨方

皇料山山名方皇水名一曰山名左江而右淮其

樂忘死若吾薄德之人不可以當此樂也恐留而不

能反故老子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晉公子重耳出

亡過曹無禮焉曹共公聞重耳駢脅使釐負羈之妻

謂釐負羈曰君無禮於晉公子吾觀其從者皆賢人

也從者狐偃趙衰之屬也若以相夫子反晉國必伐曹子何不

先加德焉釐負羈遺之壺餒而加璧焉重耳受其餒

而反其璧及其反國起師伐曹尅之令三軍無入釐

負羈之里故老子曰曲則全枉則正越王句踐與吳

戰而不勝國破身亡困於會稽忿心張膽氣如涌泉

選練甲卒赴火若滅然而請身為臣妻為妾親執戈

為吳兵先馬走果禽之於干遂先馬走先馬前而走也故老子

曰柔之勝剛也弱之勝強也天下莫不知而莫之能

行越王親之故霸中國趙簡子死未葬中牟入齊中牟

自入臣於齊也已葬五日襄子起兵攻圍之未合而城自壞

者十丈襄子擊金而退之軍法鼓以進衆鉦以退之軍吏諫曰君

誅中牟之罪而城自壞是天助我何故去之襄子曰

吾聞之叔向曰君子不乘人於利不迫人於險使之

治城城治而後攻之中牟聞其義乃請降故老子曰

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秦穆公謂伯樂曰子

之年長矣子姓有可使求馬者乎子姓謂伯樂子對曰良馬

者可以形容筋骨相也相天下之馬者若滅若失若

亡若滅其相不可見也若失作其一若此馬者絕塵

弭轍絕塵不及也弭臣之子皆下材也可告以良馬

而不可告以天下之馬臣有所與供儋纏采薪者九

方堙纏索也九方堙人姓名此其於馬非臣之下也請見之穆

公見之使之求馬三月而反報曰已得馬矣在於沙

邱穆公曰何馬也對曰牡而黃使人往取之牝而驪

穆公不說召伯樂而問之曰敗矣子之所使求者毛

物牝牡弗能知又何馬之能知伯樂喟然大息曰一

至此乎是乃其所以千萬臣而無數者也若堙之所  
觀者天機也得其精而忘其粗在內而忘其外見其  
所見而不見其所不見視其所視而遺其所不視若  
彼之所相者乃有貴乎馬者馬至而果千里之馬故  
老子曰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吳起爲楚令尹適魏問  
屈宜若曰屈宜若楚大夫  
亡在魏者也王不知起之不肖而以爲  
令尹先生試觀起之爲人也屈子曰將柰何吳起曰  
將衰楚國之爵而平其制祿損其有餘而綏其不足  
砥礪甲兵時爭利於天下屈子曰宜若聞之昔善治  
國家者不變其故不易其常今子將衰楚國之爵而  
平其制祿損其有餘而綏其不足是變其故易其常  
也行之者不利宜若聞之曰怒者逆德也兵者凶器  
也爭者人之所本也今子陰謀逆德好用凶器始人



之所本逆之至也本者謂兵爭也且子用魯兵不宜得志於

齊而得志焉起為魯將伐齊敗之子用魏兵不宜得志於秦而

得志焉起為魏東西河守秦兵不敢東下也宜若聞之非禍人不能成

禍吾固惑吾王之數逆天道戾人理至今無禍差須

夫子也差須猶也吳起惕然曰尚可更乎屈子曰成形

之徒不可更也成形之徒形已成于衆子不若敦愛而篤行之

老子曰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晉伐楚三舍

不止大夫請擊之莊王曰先君之時晉不伐楚及孤

之身而晉伐楚是孤之過也若何其辱羣大夫曰先

臣之時晉不伐楚今臣之身而晉伐楚此臣之罪也

請三擊之達吉按太平御覽無三字王俛而泣涕沾襟起而拜羣

大夫晉人聞之曰君臣爭以過為在己且輕下其臣

不可伐也夜還師而歸老子曰能受國之垢是謂社

稷主宋景公之時熒惑在心公懼召子韋而問焉子韋

司星者也曰熒惑在心何也子韋曰熒惑天罰也心宋分

野宋之分野上屬房心之星禍且當君雖然可移於宰相公曰宰

相所使治國家也而移死焉不祥子韋曰可移於民

公曰民死寡人誰為君乎寧獨死耳子韋曰可移於

歲公曰歲民之命歲饑民必死矣為人君而欲殺其

民以自活也其誰以我為君者乎是寡人之命固已

盡矣子韋無復言矣子韋還走北面再拜曰敢賀君

天之處高而聽卑君有君人之言三天必有三賞君

今夕星必徙三舍君延年二十一歲公曰子奚以知

之對曰君有君人之言三故有三賞星必三徙舍舍

行七里三七二十一故君移年二十一歲臣請伏於

陛下以伺之星不徙臣請死之公曰可是夕也星果

三徙舍故老子曰能受國之不祥是謂天下王昔者  
公孫龍在趙之時謂弟子曰人而無能者龍不能與  
游有客衣褐帶索而見曰臣能呼公孫龍顧謂弟子  
曰門下故有能呼者乎對曰無有公孫龍曰與之弟  
子之籍後數日往說燕王至於河上而航在一汜汜水  
也使善呼者呼之一呼而航來故曰聖人之處世不  
逆有伎能之士故老子曰人無棄人物無棄物是謂  
襲明子發攻蔡踰之子發楚宣王之將踰越勝之也宣王郊迎列田  
百頃而封之執圭楚爵功臣賜以圭謂之執圭比附庸之君子發辭不受  
曰治國立政諸侯入賓此君之德也發號施令師未  
合而敵遁此將軍之威也兵陳戰而勝敵者此庶民  
之力也夫乘民之功勞而取其爵祿者非仁義之道  
也故辭而弗受故老子曰功成而不居夫惟不居是

以不去晉文公伐原

原周邑襄王以原賜文公原叛伐之

與大夫期三

日三日而原不降文公令去之軍吏曰原不過一二

日將降矣君曰吾不知原三日而不可得下也以與

大夫期盡而不罷失信得原吾弗為也原人聞之曰

有君若此可弗降也遂降温人聞亦請降

時周人亦以温予文

公温相連皆叛

故老子曰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

中有信故美言可以市尊美行可以加人公儀休相

魯

公儀休故魯博士也

而嗜魚一國獻魚公儀子弗受其弟子

諫曰夫子嗜魚弗受何也荅曰夫唯嗜魚故弗受夫

受魚而免於相雖嗜魚不能自給魚毋受魚而不免

於相則能長自給魚此明於為人為己者也故老子

曰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無私邪故

能成其私一曰知足不辱狐邱丈人謂孫叔敖曰人

老而杖人有三怨子知之乎孫叔敖曰何謂也對曰

爵高者士妒之官大者主惡之祿厚者怨處之孫叔

敖曰吾爵益高吾志益下吾官益大吾心益小吾祿

益厚吾施益博是以免三怨可乎故老子曰貴必以

賤爲本高必以下爲基大司馬捶鉤者年八十矣而

不失鉤芒捶鉤銀擊也大司馬曰子巧邪有道邪曰

臣有守也臣年二十好捶鉤於物無視也非鉤無察

也是以用之者必假於弗用也而以長得其用而況

持無不用者乎物孰不濟焉故老子曰從事於道者

同於道文王砥德修政三年而天下二垂歸之砥厲也文

王三分天下有其二紂聞而患之曰余夙興夜寐與之競行則

苦心勞形縱而置之恐伐余一人崇侯虎曰周伯昌

行仁義而善謀太子發勇敢而不疑中子曰恭儉而



知時若與之從則不堪其殃縱而赦之身必危亡冠

雖弊必加於頭及未成請圖之屈商乃拘文王於姜

里屈商紂臣也姜里地名在河內湯陰於是散宜生乃以千金求天下

之珍怪得騶虞雞斯之乘騶虞白虎黑文而仁食自死之獸日行千里雞斯神

也馬也玄玉百工三玉為一工也大貝百朋五貝為一朋也玄豹黃羆青

豸豸野犬白虎文皮千合以獻於紂因費仲而通費仲

紂也紂見而說之乃免其身殺牛而賜之文王歸乃

為玉門築靈臺相女童擊鐘鼓玉門以玉飾門為柱樞也相女童相視之

一曰相也以待紂之失也紂聞之曰周伯昌改道易行

吾無憂矣乃為炮烙剖比干剔孕婦殺諫者文王乃

遂其謀故老子曰知其榮守其辱為天下谷成王問

政於尹佚曰尹佚史也吾何德之行而民親其上對曰

使之時而敬順之王曰其度安在曰如臨深淵如履

薄冰王曰懼哉王人乎尹佚曰天地之間四海之內

善之則吾畜也不善則吾讎也昔夏商之臣反讎桀

紂而臣湯武宿沙之民皆自攻其君而歸神農伏義神農

之閒有共工宿沙霸天下者也此世之所明知也如何其無懼也故

老子曰人之所畏不可不畏也跖之徒問跖曰盜亦

有道乎跖曰奚適其無道也夫意而中藏者聖也入

先者勇也出後者義也分均者仁也知可否者智也

五者不備而能成大盜者天下無之由此觀之盜賊

之心必託聖人之道而後可行故老子曰絕聖棄智

民利百倍楚將子發好求技道之士達吉按太平御覽此下有注云

士有術者無不養楚有善為偷者往見曰聞君求技道之士

臣偷也達吉按太平御覽願以技齋一卒也齋備卒足

按太平御覽作技該一卒注該備也卒一人子發聞之衣不給帶冠不暇

正出見而禮之左右諫曰偷者天下之盜也何為之

禮君曰此非左右之所得與後無幾何齊興兵伐楚

子發將師以當之兵三卻楚賢良大夫皆盡其計而

悉其誠齊師愈強於是市偷進請曰臣有薄技願為

君行之子發曰諾不問其辭而遣之偷則夜解齊將

軍之幬帳而獻之達吉按太平御覽作偷則夜出子發因使人歸之

曰卒有出薪者得將軍之帷使歸之於執事明又復

往取其枕達吉按太平御覽作明夕無子發又使人

歸之明日又復往取其簪子發又使歸之齊師聞之

達吉按太平御覽作於是齊師聞之大駭將軍與軍吏謀曰今日不去

楚君恐取吾頭乃還師而去故曰無細而能薄達吉按太平御覽作故

在人君用之耳故老子曰不善人善人

之資也顏回謂仲尼曰回益矣仲尼曰何謂也曰回

忘禮樂矣

同忘禮樂絕聖弃智入于無爲也

仲尼曰可矣猶未也異

日復見曰回益矣仲尼曰何謂也曰回忘仁義矣仲

尼曰可矣猶未也異日復見曰回坐忘矣

言坐自忘其身以至

道也仲尼遽然曰何謂坐忘顏回曰隳支體黜聰明離

形去知洞於化通是謂坐忘仲尼曰洞則無善也化

則無常矣而夫子薦賢

薦先也回入賢

丘請從之後故老子

曰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專氣至柔能如嬰兒乎秦

穆公興師將以襲鄭蹇叔曰不可臣聞襲國者以車

不過百里以人不過三十里爲其謀未及發泄也甲

兵未及銳弊也糧食未及乏絕也人民未及罷病也

皆以其氣之高與其力之盛至是以犯敵能威今行

數千里又數絕諸侯之地以襲國臣不知其可也君

重圖之穆公不聽蹇叔送師衰經而哭之師遂行過

周而東鄭賈人弦高矯鄭伯之命以十二牛勞秦師

而賓之三帥乃懼而謀曰吾行數千里以襲人未至

而人已知之其備必先成不可襲也還師而去當此

之時晉文公適薨未葬先軫言於襄公曰先軫晉大夫也襄公

晉文公昔吾先君與穆公交天下莫不聞諸侯莫不知

今吾君薨未葬而不弔吾喪而不假道是死吾君而

弱吾孤也請擊之襄公許諾先軫舉兵而與秦師遇

於殽大破之禽其三帥以歸穆公聞之素服廟臨以

說於衆也說解故老子曰知而不知尚矣不知而知病

也齊王后死王欲置后而未定使羣臣議薛公欲中

王之意薛公田嬰也因獻十珥而美其一日日因問美珥

之所在因勸立以爲王后齊王大說遂尊重薛公故

人主之意欲見於外則爲人臣之所制故老子曰塞



其兌閉其門終身不勤盧敖游乎北海盧敖始皇召以爲

博士使求神仙經乎太陰入乎玄闕太陰北方也玄闕北方之山也

至於蒙穀之上蒙穀山名見一士焉深目而玄鬢淚注而

鳶肩水淚豐上而殺下軒軒然方迎風而舞顧見盧敖

慢然下其臂遯逃乎碑慢然止舞也盧敖就而視之

方倦龜殼而食蛤梨楚人謂倨爲倦龜殼也盧敖與之

語曰唯敖爲背羣離黨窮觀於六合之外者非敖而

已乎敖幼而好游至長不渝達吉按太平御覽此周下有注云渝解也

行四極唯北陰之未闕今卒睹夫子於是子殆可與

敖爲友乎若士者齎然而笑曰嘻子中州之民寧肯

而遠至此此猶光乎日月而載列星言太陰之地也陰尚見日月也

陽之所行四時之所生其比夫不名之地猶窳奧也

言我所游不可字名之地以盧敖所行比之則如窳奧中也若我南游乎岡寔之

野北息乎沈墨之鄉西窮窅冥之黨達吉按黨所東也方言云

開鴻濛之先此其下無地而上無天聽焉無聞視焉

無矚此其外猶有汰沃之汜汰沃四海與天之際水流聲也汜涯也其

餘一舉而千萬里千萬里汰之外也吾猶未能之在吾尚未至此地

今子游始於此乃語窮觀豈不亦遠哉然子處矣吾

與汗漫期于九垓之外汗漫不可知之也九垓之外吾不可以

久駐若士舉臂而竦身遂入雲中盧敖仰而視之弗

見乃止駕止其所駕之車杯治楚人謂恨不為杯治也悖若有喪也曰

吾比夫子猶黃鵠與壤蟲也壤蟲蟲之幼也終日行不離咫

尺八寸為咫十寸為尺而自以為遠豈不悲哉故莊子曰小年

不及大年小知不及大知朝菌不知晦朔朝菌朝生暮死之蟲

也生水上狀似蠶蛾一螻蛄不知春秋螻蛄也此言

明之有所不見也季子治亶父三年季子子而巫馬

名孳母海南謂之蟲邪

期繞衣短褐

巫馬期孔子弟子也

易容貌往觀化焉

易服而往微以視之

見得魚釋之巫馬期問焉曰凡子所為魚者欲得也

今得而釋之何也漁者對曰季子不欲人取小魚也

古者魚不盈尺不上俎也

所得者小魚是以釋之巫馬期歸以報

孔子曰季子之德至矣使人聞行若有嚴刑在其側

者季子何以至於此孔子曰丘嘗問之以治言曰誠

於此者刑於彼季子必行此術也故老子曰去彼取

此罔兩問於景

罔兩水之精物也景日月水光晷也

曰昭昭者神明也

罔兩恍惚之物見景光明以為神也

景曰非也罔兩曰子何以知之景

曰扶桑受謝日照宇宙

扶桑日出之所也受謝日所出之木也

昭

昭之光輝燭四海闔戶塞牖則無由入矣若神明四

通並流無所不極上際於天下蟠於地化育萬物而

不可為象俛仰之閒而撫四海之外昭昭何足以明

之故老子曰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光耀問

於無有光耀可見而無有至虛者曰子果有乎其果無有乎有生于形

無形何以能生物故無有弗應也光耀不得問而就

視其狀貌冥然忽然視之不見其形聽之不聞其聲

搏之不可得望之不可極也光耀曰貴矣哉孰能至

于此乎予能有無矣未能無無也言我能使形不可得未能無形也

及其為無無又何從至於此哉故老子曰無有入于

無閒吾是以知無為之有益也白公勝慮亂白公將為父復

繼起兵亂因罷朝而立倒杖策鋁上貫頤策馬捶端有針以刺

馬謂之鋁倒杖血流至地而弗知也鄭人聞之曰頤

之志將何不忘哉白公之父死鄭人預之故懼之此言精神之越於

外智慮之蕩於內則不能漏理其形也漏補是故神

之所用者遠則所遺者近也近謂身也故老子曰不出戶

以知天下不窺牖以見天道其出彌遠其知彌少此

之謂也秦皇帝得天下恐不能守發邊戍築長城修

關梁設障塞具傳車置邊吏然劉氏奪之若轉閉錘

閉錘格也上之錘所以編薄席反覆之易昔武王伐紂破之牧野乃封比

干之墓表商容之闔柴箕子之門紂死箕子亡之朝

之也達吉按柴護之者設朝成湯之廟發鉅橋之

粟散鹿臺之錢破鼓折枹弛弓絕絃去舍露宿以示

平易解劍帶笏以示無仇於此天下歌謠而樂之諸

侯執幣相朝三十四世不奪故老子曰善閉者無關

鍵而不可開也善結者無繩約而不可解也尹需學

御三年而無得焉私自苦痛常寢想之寢堅中夜夢

受秋駕於師秋駕善御之術明日往朝師望之謂之曰吾非

愛道於子也恐子不可予也今日教子以秋駕尹需



反走北面再拜曰臣有天幸今夕固夢受之故老子  
曰致虛極守靜篤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也昔孫叔  
敖三得令尹無喜志三去令尹無憂色延陵季子吳  
人願一以為王而不肯許由讓天下而弗受晏子與  
崔杼盟臨死地不變其儀此皆有所遠通也精神通  
於死生則物孰能惑之荆有飲非得寶劍於干隊

在今臨淮出寶劍蓋為莫邪洞鄂之形也

還反度江至於中流陽侯之波

兩蛟俠繞其船

蛟龍屬也魚滿二千五百斤蛟來為之主也

飲非謂柁船

者曰也嘗有如此而得活者乎

對曰未嘗見也於是飲非瞑目敦然攘臂拔劍曰武士可以仁義之禮

說也不可劫而奪也此江中之腐肉朽骨棄劍而已

余有奚愛焉赴江刺蛟遂斷其頭船中人盡活風波

畢除荆爵為執圭孔子聞之曰夫善載腐肉朽骨棄

劍者飲非之謂乎故老子曰夫唯無以生爲者是賢

於貴生焉齊人淳于髡以從說魏王魏王辯之約車

十乘將使荆辭而行人以爲從未足也復以衡說其

辭若然從說說諸侯之計當相從也魏王乃止其行

而疏其身失從心志而又不能成衡之事是其所以

固也夫言有宗事有本失其宗本技能雖多不若其

寡也故周鼎著倅而使齧其指先王以見大巧之不

可也故慎子曰匠人知爲門能以門所以不知門也

故必杜然後能門慎子名到齊人不知門不知門外墨者

有田鳩者田鳩學墨術也欲見秦惠王約車申轅申東留

於秦周年不得見客有言之楚王者往見楚王楚王

甚悅之予以節使於秦至因見予之將軍之節惠王

見而說之出舍喟然而歎告從者曰吾留秦三年不

得見不識道之可以從楚也物故有近之而遠遠之

而近者故大人之行不掩以繩掩猶也至所極而已矣

此所謂筦子梟飛而維繩者言為士者上下無常進退無恆不可繩也以喻

飛梟從下繩維之而欲翱翔則不可也澧水之深千仞而不受塵垢投

金鐵鍼焉則形見於外非不深且清也魚鼈龍蛇莫

之肯歸也是故石上不生五穀秃山不游麋鹿無所

陰蔽隱也昔趙文子問於叔向曰晉六將軍六將軍韓趙魏

范中行智伯也其孰先亡乎對曰中行知氏文子曰何乎對

曰其為政也以苛為察以切為明以刻下為忠以計

多為功譬之猶廓革者也廓之大則大矣裂之道也

故老子曰其政悶悶其民純純其政察察其民缺缺

景公謂太卜曰子之道何能對曰能動地動震也晏子

往見公公曰寡人問太卜曰子之道何能對曰能動

地地可動乎晏子默然不對出見太卜曰昔吾見句

星在房心之閒地其動乎句星客星也房駟句太卜

曰然晏子出太卜走往見公曰臣非能動地地固將

動也田子陽聞之田子陽齊臣也曰晏子默然不對者不欲

太卜之死往見太卜者恐公之欺也晏子可謂忠於

上而惠於下矣故老子曰方而不割廉而不劌魏文

侯觴諸大夫於曲陽飲酒酣文侯喟然歎曰吾獨無

豫讓以為臣乎豫讓事知伯而死其難故文侯思以為臣蹇重舉白而進

之蹇重文侯臣舉白進酒也曰請浮君浮罰也以君曰何也對曰

臣聞之有命之父母不知孝子有道之君不知忠臣

夫豫讓之君亦何如哉豫讓相其君而君見殺亦何如不足貴也文侯受

觴而飲酌不獻酌盡也曰無管仲鮑叔以為臣故有豫

讓之功故老子曰國家昏亂有忠臣孔子觀桓公之

廟

桓公魯君

有器焉謂之宥卮

宥卮在右

孔子曰善哉予得見

此器顧曰弟子取水水至灌之其中則正

中水半也

其

盈則覆孔子造然革容曰善哉持盈者乎子貢在側

曰請問持盈曰益而損之曰何謂益而損之曰夫物

盛而衰樂極則悲日中而移月盈而虧是故聰明睿

智守之以愚多聞博辯守之以陋代力毅勇守之以

畏富貴廣大守之以儉德施天下守之以讓此五者

先王所以守天下而弗失也反此五者未嘗不危也

故老子曰服此道者不欲盈夫唯不盈故能弊而不

新成武王問太公曰寡人伐紂天下是臣殺其主而

下伐其上也吾恐後世之用兵不休鬪爭不已為之

柰何太公曰甚善王之問也夫未得獸者唯恐其創

之小也

獵禽恐不能殺故恐其創小也

已得之唯恐傷肉之多也王



若欲久持之則塞民於兌

兌耳曰塞其兌是也

老子道全爲

無用之事煩擾之教彼皆樂其業供其情昭昭而道

冥冥於是乃去其瞽而載之木

瞽被髮也木鷲鳥冠也知天文者冠鷲

解其劍而帶之笏爲三年之喪令類不蕃高辭卑讓  
使民不爭酒肉以通之竽瑟以娛之鬼神以畏之繁  
文滋禮以弇其質厚葬久喪以亶其家含珠鱗施綸  
組以貧其財深鑿高壟以盡其力家貧族少慮患者  
貧以此移風可以持天下弗失故老子曰化而欲作  
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也

淮南子卷十二

蘇東坡詩集卷十二

蘇東坡詩集卷十二

蘇東坡詩集卷十二

蘇東坡詩集卷十二

蘇東坡詩集卷十二

蘇東坡詩集卷十二

蘇東坡詩集卷十二

蘇東坡詩集卷十二

蘇東坡詩集卷十二

蘇東坡詩集卷十二

淮南子卷十三

武進莊氏校本

漢涿郡高誘注

汎論訓博說世間古今得失以道為化

古者有整而繮領以王天下者矣古者蓋三皇以前

言未知制冠也繮領皮衣屈而紕繞之如今胡家韋襲反禮以為領也一說整放髮也繮繞頸而已皆無飾

其德生而不辱刑措不用也予而不奪無所徵求於民也

天下不非其服同懷其德非猶譏也當此之時陰陽

和平風雨時節萬物蕃息無政不虐生也烏鵲之巢可俯

而探也禽獸可羈而從也從猶率也豈必褻衣博帶句襟

委章甫哉褻衣謂方與之衣如今吏人之左衣也博帶大帶詩云垂帶若厲句襟今之曲領褻

甫也委委貌冠章甫亦冠之名也古者民澤處復穴處居也復穴重

隄防崖岸之中以為窟室冬日則不勝霜雪霧露

達吉按復穴之復應作覆夏日則不勝暑蟄蚤蚤蚤讀詩云言

覽作寒露似非夏日則不勝暑蟄蚤蚤采其齒之齒

也聖人乃作為之也作起築土構木以為宮室謂構架也

相乘也上棟下宇以蔽風雨棟屋之樑也宇屋之垂也以避寒暑而百

姓安之也安樂伯余之初作衣也伯余黃帝臣世本曰伯

帝黃綏麻索縷手經指挂其成猶網羅綏讀恬然不

恬動之後世為之機杼勝復以便其用而民得以揜形

御寒御揜蔽古者剡耜而耕摩蜃而耨剡利也耨大蛤摩令利

用之耨耨也木鉤而樵抱甄而汲甄鉤也鉤讀濟陰句

今兗州曰小武民勞而利薄後世為之耒耜耨鉏斧

柯而樵桔臯而汲耨讀曰優椽塊椎也三民逸而利

多焉古者大川名谷衝絕道路不通往來也乃為窬

木方版以為舟航舟空也方並也故地勢有無得相

委輸運所有無乃為鞞躡而超千里肩荷負儋之勤也

也鞞躡也而作為之揉輪建輿駕馬服牛民以致遠

而不勞代負儋故為鷙禽猛獸之害傷人而無以禁

御也而作為之鑄金鍛鐵以為兵刃猛獸不能為害

以兵刃備之故故民迫其難則求其便困其患則造

其備人各以其所知去其所害就其所利常故不可

循器械不可因也循隨也當時之可改則先王之法

度有移易者矣古之制婚禮不稱主人當婚者之身

稱諸父舜不告而娶非禮也堯知舜賢以二女妻舜

舜知告則不得娶也不孝莫大于立子以長文王舍

伯邑考而用武王非制也伯邑考武王之兄廢長立

禮三十而娶文王十五而生武王非法也三十而娶

分時俱生於子男從子數左行三十年立於巳女從

子數右行二十年亦立於巳合夫婦故聖人因是制

禮使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其男子自巳數左行

十得寅故人十月而生於寅故男子數從寅起女自

巳數右行得申亦十月而生於申故女子數從申起

歲星十二歲而周天天道十二而備故國君十二歲

淮南子卷十三 一 中華書局聚



而冠冠而娶十五生子重國嗣也  
不從故制也庚者陰正

申亦陰正也義並詳王逸楚詞注說文解字中又難  
經曰男立于寅寅為木陽女立于申申為金陰亦是

夏后氏殯於阼階之上禮飯于阼階下小斂于戶內大

柩殯于賓位祖于庭葬于墓也于殷人殯於兩楹之

間楹柱也記曰殷殯主共于周人殯於西階之上蓋以

遠此禮之不同者也有虞氏用瓦棺也瓦棺陶瓦夏

后氏塋周長四尺側身累之以蔽土曰塋周殷人用

槨宜以柏為棹厚之周人牆置翬此葬之不同者也周

兼用棺椁故牆設翬狀如今要扇畫文插置棺夏后

氏祭於闇於室中中殷人祭於陽於堂上日周人祭

於日出以朝庭中朝者庭也此祭之不同者也堯大

章也堯樂舜九韶舜樂也書曰簫禹大夏也禹樂湯大濩

也湯樂周武象樂也王此樂之不同者也故五帝異道而

德覆天下三王殊事而各施後世此皆因時變而制

禮樂者譬猶師曠之施瑟柱也所推移上下者無寸

尺之度而靡不中音故通於禮樂之情者能作音有

本主於中而以知榘矱之所周者也榘方也矱度法也魯昭

公有慈母而愛之死為之練冠故有慈母之服慈母者父母

所命養己者也此大夫之妾士之妻為之女母禮陽

侯殺蓼侯而竊其夫人故大饗廢夫人之禮陽侯陽

也蓼侯臯陶之後偃姓之國侯也今在廬江古者大

饗飲酒君執爵夫人執豆陽侯見蓼侯夫人美豔因

殺蓼侯而娶夫人由是廢先王之制不宜則廢之末

世之事善則著之是故禮樂未始有常也故聖人制

禮樂而不制於禮樂聖人能作禮樂所制治國有常而利

民為本本要政教有經而令行為上經常也最也苟利於民

不必法古苟周於事不必循舊舊常也傳曰舊不夫

夏商之衰也不變法而亡桀紂謂三代之起也不相襲

而王三代禹湯武也襲因也故聖人法與時變禮與俗化易化衣

服器械各便其用法度制令各因其宜故變古未可

非而循俗未足多也循隨也俗常也百川異源而皆歸於海

以海為宗百家殊業而皆務於治治業事也為要也王道缺而詩

作詩所以王道周室廢禮義壞而春秋作春秋所以絕詩

春秋學之美者也皆衰世之造也儒者循之以教導

於世豈若三代之盛哉以詩春秋為古之道而貴之

又有未作詩春秋之時夫道其缺也不若道其全也

誦先王之詩書不若聞得其言聞得其言不若得其

所以言聞聖人之言不如得得其所以言者言弗能

言也聖人所以言微妙凡人故道可道者非常道也常

言深隱幽冥不可道也猶周公事文王也行無專制

專獨制事無由己請而後行身若不勝衣言若不出口有

奉持於文王洞洞屬屬而將不能恐失之洞洞屬屬婉順貌也

而將不能勝之恐失之慎之至也洞讀挺桐之桐屬讀犂擣之擣也可謂能子矣武王

崩成王幼少周公繼文王之業履天子之籍聽天下

之政籍圖籍也政治平夷狄之亂夷狄猾夏誅管蔡

之罪管叔周公兄也蔡叔周公弟也二叔監殷而導

也傳曰大負扈而朝諸侯負背也扈戶牖也誅賞制斷

無所顧問于決之威動天地聲懾四海懾服也服可謂

能武矣成王既壯周公屬籍致政北面委質而臣事

之以圖籍付屬成王致猶歸也北請而後為復而後

行每事必無擅恣之志無伐矜之色不自伐其功勞

也善可謂能臣矣故一人之身而三變者所以應時矣

何況乎君數易世國數易君人以其位達其好憎以

好以其寵位行其所以其威勢供嗜欲而欲以一行之

禮一定之法應時偶變其不能中權亦明矣禮一行之

時禮也一定之法非隨時法也故曰不能中權權則因時制宜不失中道也故聖人所由

曰道所為曰事道猶金石一調不更事猶琴瑟每絃

改調金石鐘磬也故曰調而不更琴瑟絃故法制禮

義者治人之具也而非所以為治也言法制禮義可

非所以為治在其中也故仁以為經

義以為紀此萬世不更者也若乃人考其才而時省

其用雖日變可也言人能考度其才時省其行擇其

日變可也唯仁義不更天下豈有常法哉隨其時當於

世事得於人理順於天地祥於鬼神則可以正治矣

當合也古者人醇工龐商樸女重醇厚不虛華也工

不為詐也女重是以政教易化風俗易移也今世德

貞正無邪也



益衰民俗益薄欲以樸重之法治既弊之民是猶無

鏑銜鑿策鏑而御馭馬也鏑銜口中中央鐵大如雞子中黃所制馬口也鏑揣頭

箴也馭馬突馬也慎注云鏑馬策端有利鋒所以刺不順也與此義解

同昔者神農無制令而民從繩以制令也唐虞有制令

而無刑罰仁義民無犯法于誅故曰無刑也夏后氏

不負言信也而殷人誓誓亦不違周人盟有事而會不

殺牲敵血以為信也逮至當今之世謂淮南王忍詢而輕辱貪

得而寡羞欲以神農之道治之則其亂必矣詢讀夏

也作詢達吉按說文解字諾或伯成子高辭為諸侯而

耕天下高之伯成子高蓋今之時人辭官而隱處為

鄉邑之下豈可同哉古之兵弓劍而已矣槽矛無擊

脩戟無刺槽柔木矛也無擊無鐵刃也刺晚世之兵

隆衝以攻渠檐以守隆高也衝所以臨敵城衝突壞

文渠之甲是也也 瞻連弩以射銷車以鬪連車弩通一

以刃著左右為機關發之也 古之伐國不殺黃口不獲

二毛黃口幼也二毛有白髮者達 於古為義於今

為笑古之所以為榮者伯成子高今之所以為辱也為鄉邑之

下古之所以為治者今之所以為亂也夫神農伏羲

不施賞罰而民不為非然而立政者不能廢法而治

民不能及神農伏羲舜執干戚而服有苗舜時有苗叛舜執

苗之間有然然而征伐者不能釋甲兵而制彊暴及舜由

此觀之法度者所以論民俗而節緩急也器械者因

時變而制宜適也夫聖人作法而萬物制焉制猶從也賢

者立禮而不肖者拘焉拘猶檢也制法之民不可與遠舉

拘禮之人不可使應變耳不知清濁之分者不可令

調音心不知治亂之源者不可令制法必有獨聞之

耳獨見之明然後能擅道而行矣夫殷變夏周變殷

春秋變周也變改也三代之禮不同何古之從大人作而

弟子循也循遵也知法治所由生則應時而變不知法治

之源雖循古終亂今世之法籍與時變禮義與俗易

為學者循先襲業據籍守舊教以為非此不治是猶

持方枘而周員鑿也欲得宜適致固焉則難矣今儒

墨者稱三代文武而弗行是言其所不行也不耐行也

已而非今時之世而弗改是行其所非也稱其所是行

其所非是以盡日極慮而無益於治勞形竭智而無

補於主也今夫圖工好畫鬼魅而憎圖狗馬者何也

鬼魅不世出而狗馬可日見也夫存危治亂非智不

能道而先稱古雖愚有餘故不用之法聖王弗行不

驗之言聖王弗聽聽受也天地之氣莫大於和和故能生萬物和

者陰陽調日夜分而生物春分而生秋分而成生之

與成必得和之精精氣故聖人之道寬而栗嚴而溫柔

而直猛而仁言剛柔寬猛相濟也太剛則折太柔則卷聖人正

在剛柔之間乃得道之本本原也積陰則沈積陽則飛

陰陽相接乃能成和夫繩之為度也可卷而伸也引

而伸之可直而晞晞望也故聖人以身體之體行夫脩而

不橫短而不窮直而不剛久而不忘者其唯繩乎故

恩推則懦懦則不威推猶移也嚴推則猛猛則不和愛推

則縱縱則不令縱放也刑推則虐虐則無親虐害人也無

親簡公昔者齊簡公釋其國家之柄而專任其大臣簡公

陽生之子任也一往不將相攝威擅勢私門成黨而

公道不行羣黨故使陳成田常鴟夷子皮得成其難難殺

簡公使呂氏絕祀而陳氏有國者後也絕祀陳氏代

也此柔懦所生也鄭子陽剛毅而好罰子陽鄭君也

其於罰也執而無赦舍人有折弓者畏罪而恐誅則

因獬狗之驚以殺子陽舍人家臣也國人以逐獬狗以亂擾舍人因之以殺子陽畏

其嚴也此剛猛之所致也今不知道者見柔懦者侵則

矜為剛毅見剛毅者亡則矜為柔懦此本無主於中

而見聞舛馳於外者也故終身而無所定趨舛乖也定安趨也

也譬猶不知音者之歌也濁之則鬱而無轉鬱湮也轉讀傳也

譯之傳也清之則燹而不謳燹悴也謳和也及至韓娥秦青薛談

之謳三人皆善謳者侯同曼聲之歌二人善歌憤於志積於

內盈而發音則莫不比於律而和於人心何則中有

本主以定清濁不受於外而自為儀表也今夫盲者

行於道人謂之左則左謂之右則右遇君子則易道

遇小人則陷溝壑何則目無以接物也接見也故魏兩



用樓翟吳起而亡西河

魏文侯任樓翟吳起不用 他賢秦伐喪其西河之地

王專用淖齒而死于東廟

潛讀汶水之汶潛王田常 之後僭號稱王淖齒楚將奔齊為臣墮王無道淖齒殺之擢其筋懸廟門之梁三日而死見戰國策

術以御之也文王兩用呂望召公奭而王

呂尚也善 用兵謀奭召康公用理 楚莊王專任孫叔敖而霸

孫叔敖楚大夫焉賈伯盈子或曰 有術以御之也夫弦歌

鼓舞以為樂盤旋揖讓以脩禮厚葬久喪以送死孔

子之所立也而墨子非之非猶也兼愛尚賢右鬼非命

墨子之所立也而楊子非之兼三老五更是以兼愛

宗祀嚴父是以右鬼右猶尊也順四時 全性保真不

以物累形楊子之所立也而孟子非之全性保真謂

利天下弗為不以物累己身形也孟子受業于思

之門成唐虞三代之德敘詩書孔子之意塞楊墨淫

詞故非 趨捨人異各有曉心故是非有處得其處則

無非失其處則無是丹穴太蒙反踵空同大夏北戶

奇肱脩股之民是非各異習俗相反丹穴南方當日

方日所入處也反踵國名其入南行武迹北向空同

戴勝極下之地大夏在西方北戶在南方奇肱脩股

之民在西南方凡此入者皆九州之外入寅之域者也君臣上下夫婦父子有

以相使也此之是非彼之是也此之非非彼之非也

此近諭諸華也彼遠諭入寅也於諸夏之所是入譬

寅之所非而廢也于諸華所非入寅所是而行也譬

若斤斧椎鑿之各有所施也施宜禹之時以五音聽

治禹顓頊後五世絛之子也名文命受禪成功曰禹五音宮商角徵羽也懸鐘鼓磬鐸

置鞀以待四方之士為號曰教寡人以道者擊鼓和道

陰陽鼓一聲以諭寡人以義者擊鐘斷割故擊之告

調五音故擊之寡人以事者振鐸聲鐸鈴金口木舌合為音語寡人以

憂者擊磬磬石也聲急憂有獄訟者搖鞀獄亦訟訟

故取小當此之時一饋而十起一沐而三捉髮饋者

輶搖也當此之時一饋而十起一沐而三捉髮饋者

食也

淮南子卷十三

八中華書局聚

以勞天下之民勞猶憂也勞此而不能達善效忠者

則才不足也當此之時不為耐達其善效秦之時高為

臺榭大為苑囿遠為馳道鑄金人秦皇帝二十六年

見於臨洮其高五丈足迹六尺放寫發適戍入蜀橐

其形鑄金人以象之翁仲君何是也頭會箕賦輸於少府頭會隨民

之稅守長城也入蜀橐頭會箕賦輸於少府口數人責

其稅箕賦似箕然斂民財多丁壯丈夫西至臨洮狄

道出臨洮北狄道漢陽之縣洮水東至會稽浮石石會稽山名浮

言不沒皆在遼西界一說會稽山在太山下南至豫

章桂林豫章郡北至飛狐陽原飛狐蓋在代郡

原蓋在太原或曰代郡道路死人以溝量言溝也當此

之時忠諫者謂之不祥而道仁義者謂之狂逮至高

皇帝存亡繼絕漢高祖舉天下之大義身自奮袂執

銳以為百姓請命于皇天執利兵伐無道以拔百當

此之時天下雄雋豪英暴露于野澤才過千人為雋百人為豪萬人

為英前蒙矢石而後墮谿壑出百死而給一生以爭天

下之權墮入也給至也給讀仍代之代也給奮武厲誠達吉按太平御覽引誠作威

以決一旦之命當此之時豐衣博帶而道儒墨者以

為不肖言尚武也逮至暴亂已勝勝暴亂也海內大定繼文之

業立武之功繼文王受命之業履天子之圖籍造劉

氏之貌冠高祖于新豐所作竹皮冠也一日委貌冠達吉按錢別駕云竹皮冠應劭以為即

鵲尾冠以始生竹皮為之即劉氏冠也總鄒魯之儒墨通先聖之遺教

戴天子之旗乘大路建九旂撞大鐘擊鳴鼓奏咸池

揚干威周禮天子五路大路上路也王者功成作樂故撞鐘擊鼓咸池黃帝樂干楯威斧也春夏

舞者當此之時有立武者見疑疑怪一世之間而文

武代為雌雄有時而用也今世之為武者則非文也

為文者則非武也文武更相非而不知時世之用也

此見隅曲之一指而不知八極之廣大也隅曲室中之區隅言

狹小八極八方之極言廣大也故東面而望不見西牆南面而視不

覩北方唯無所嚮者則無所不通無所向則可以見四方故曰無所不見

通國之所以存者道德也道德施行民悅其化故國存也家之所以

亡者理塞也理道也堯無百戶之郭舜無置錐之地達吉

按太平御覽引置作植蓋古字通用以有天下禹無十人之衆湯無七

里之分以王諸侯文王處岐周之間也地方不過百

里而立為天子者有王道也堯舜禹湯文王皆有天下孟子曰以德行仁

者王王不待大是也夏桀殷紂之盛也人跡所至舟車所通莫

不為郡縣然而身死人手而為天下笑者有亡形也

孟子曰惡死亡樂不仁也故聖人見化以觀其徵徵成

也仁必死死亡故曰有亡形也故聖人見化以觀其徵徵成

衰德者謂桀紂也太史令故得王道者雖小必大湯武



是有亡形者雖成必敗是桀紂也夫夏之將亡太史令終

古先奔於商三年而桀乃亡湯滅之也殷之將敗也太史

令向藝先歸文王暮年而紂乃亡武王滅之終古故

聖人之見存亡之迹成敗之際也非待鳴條之野甲

子之日也湯伐桀禽於鳴條武王誅紂以甲子尅之今謂彊者勝則度地

計衆富者利則量粟稱金若此則千乘之君無不霸

王者而萬乘之國無不破亡者矣存亡之迹若此其

易知也愚夫蠢婦皆能論之愚亦無知也趙襄子以晉

陽之城霸智伯以三晉之地禽襄子無恤也智伯智

中行氏智伯帥韓魏之君圍趙襄子于晉陽趙襄子

使張孟談與韓魏通謀韓魏反而擊之大破智伯之

軍獲其首以爲飲器故湣王以大齊亡所殺也田單

以卽墨有功燕伐齊而滅之得七十城唯卽墨未下

之故曰故國之亡也雖大不足恃智伯是亡道之行也

雖小不可輕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由此觀之存

在得道而不在於大也得道之君雖小為善而耐亡

在失道而不在於小也無道之君以惡無傷而弗

詩云乃眷西顧此惟與宅言去殷而遷于周也紂治

在東文王國于岐周在西天乃眷然顧西土故亂國

之君務廣其地而不務仁義務高其位而不務道德

是釋其所以存而造其所以亡也故桀囚於焦門而

不能自非其所行不自非而悔不殺湯於夏臺悔恨

宮或作紂居於宣室而不反其過反而悔不誅文王於

姜里姜里今河內湯陰二君處疆大勢位脩仁義之

道湯武救罪之不給何謀之敢當二君桀紂也當其

能自道則湯武不敢生誅之謀也若上亂三光之明

下失萬民之心三光日月星辰也失萬民心施民所

以月星也無辰字雖微湯武孰弗能奪也言遭人能奪

也今不審其在己者而反備之于人言不慎行己之

來誅也天下非一湯武也殺一人則必有繼之者也德而乃反備天

且湯武之所以處小弱而能以王者以其有道也桀

紂之所以處彊大而見奪者以其無道也今不行人

之所以王者而反益己之所以奪是趨亡之道也武

王克殷欲築宮於五行之山五行山今太行山也在

也周周公曰不可夫五行之山固塞險阻之地也使我

德能覆之則天下納其貢職者迴也迴迂難也迴或

使我有暴亂之行則天下之伐我難矣周公言我有

天下當來伐我者難也言其依德不恃險也此所以三十

六世而不奪也周公可謂能持滿矣滿而不昔者周

書有言曰上言者下用也下言者上用也相濟也上

言者常也為君也下言者權也此存亡之術也權謀也

宜不失其道也唯聖人為能知權言而必信期而必當天下

之高行也直躬其父攘羊而子證之直躬楚葉縣人

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孔子曰

吾黨之直者異于是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

矣凡六畜自來而取之曰攘也尾生與婦人期而死之尾生魯人與

溺死也直而證父信而溺死雖有直信孰能貴之夫

三軍矯命過之大者也秦穆公興兵襲鄭過周而東

以兵伐國不擊鼓密聲曰襲周者王鄭賈人弦高將

西販牛道遇秦師於周鄭之間乃矯鄭伯之命犒以

十二牛賓秦師而卻之以存鄭國非君命也而稱君

牛羊曰犒共其枯槁也秦師日行千里而襲之遠主

有備而師無繼不如還遂還師而去也故曰卻之故事有所至信反為過誕反為功信為過者尾生是

何謂失禮而有大功昔楚恭王戰於陰陵恭王與晉

陵呂鐘射恭王中目因而禽之過而能改故曰恭也  
達吉按古聲陰鄢同故以鄢陵爲陰陵非九江之

也陰陵潘廷養由基黃衰微公孫丙相與篡之四子楚

晉取恭王衰讀繩之恭王懼而失體威儀不能起也黃

衰微舉足蹙其體恭王乃覺怒其失禮奮體而起四

大夫載而行昔蒼吾繞娶妻而美以讓兄此所謂忠

愛而不可行者也蒼吾繞孔子時人以妻美好推與

誼故曰不可行也是故聖人論事之局曲直與之屈伸偃仰

無常儀表時屈時伸卑弱柔如蒲葦非攝奪也剛強

猛毅志厲青雲非本矜也以乘時應變也夫君臣之

接屈膝卑拜以相尊禮也至其迫於患也則舉足蹙

其體天下莫能非也是故忠之所在禮不足以難之

也孝子之事親和顏卑體奉帶運履運正也至其溺也

則捽其髮而拯拯升也出溺曰拯非敢



驕侮以救其死也故溺則挫父祝則名君孟子曰嫂溺而不拯

是豺狼也而況父兄乎故溺則拯之祝則名君周人以諱事神敬之至也勢不得不然也

此權之所設也故孔子曰可以共學矣而未可以適

道也適之也道仁義之善道可與適道未可以立也立德立功立言可

以立未可與權權者聖人之所獨見也故忤而後合

者謂之知權忤逆不合也權因事制宜權量輕重無常形勢能令醜反善合于宜適故聖人之

獨見也合而後舛者謂之不知權不知權者善反醜矣

故禮者實之華而偽之文也方於卒迫窮遽之中也

則無所用矣無所用也是故聖人以文交於世而以實

從事於宜不結於一迹之塗凝滯而不化是故敗事

少而成事多號令行于天下而莫之能非矣結猶

狴知往而不知來狴狴北方獸名人面獸身黃色禮記曰狴狴能言不離走獸見人狂

走則知人姓名此知往也又嗜酒人以酒搏之飲而不耐息不知當醉以禽其身故曰不知來也乾

鵠知來而不知往則乾鵠鵠也人將有來事憂喜之徵

木枝人皆探其卵故曰不知往也此脩短之分也昔

者萇宏周室之執數者也大萇宏周宣王之數曆術也天地之氣

日月之行風雨之變律曆之數無所不通然而不能

自知車裂而死晉范中行氏之難以叛其君也周劉

公故周人助范氏至敬王二十八年晉人讓周周蘇

秦匹夫徒步之人也韜躄羸蓋經營萬乘之主服諾

諸侯然不自免於車裂之患蘇秦洛陽人也羸儀囊

趙封之為武安君初帶羸囊澹步蓋歷說萬乘之君

合東山之從利病之勢無所不下使諸侯服從無有

免于車裂之患說在詮言之篇徐偃王被服慈惠身

行仁義陸地之朝者三十二國然而身死國亡子孫

無類偃王于衰亂之世脩行仁義不設武備楚王滅

也大夫種輔翼越王句踐而為之報怨雪恥禽夫差

之身開地數千里然而身伏屬鏹而死種佐句踐報怨于吳王夫

差獲千里之地而越王終已疑之賜屬鏹以死屬鏹利劍也一日長劍擲施鹿盧鋒曳地屬錄而行之也

此皆達於治亂之機機要而未知全性之具者故萇

宏知天道而不知人事蘇秦知權謀而不知禍福徐

偃王知仁義而不知時大夫種知忠而不知謀為身

也謀聖人則不然論世而為之事權事而為之謀是以

舒之天下而不究內之尋常而不塞不究在大能大尋曰常在小能小不塞急也使天下荒亂禮義絕綱紀廢彊弱相

乘力征相攘臣主無差貴賤無序甲冑生蟣蝨乘加也攘

平除生蟣蝨不離體也燕雀處帷幄而兵不休息幄幕也處猶巢也而

乃始服屬與之貌也謹恭儉之禮則必滅抑而不能興

矣天下安寧政教和平百姓肅睦上下相親而乃始

立氣矜矜自矜也奮勇力則必不免於有司之法矣是故

聖人者能陰能陽能弱能彊隨時而動靜因資而立  
功物動而知其反事萌而察其變化則爲之象運則  
爲之應是以終身行而無所困故事有可行而不可  
言者有可言而不可行者有易爲而難成者有難成  
而易敗者所謂可行而不可言者趨舍也可言而不  
可行者僞詐也易爲而難成者事也難成而易敗者  
名也此四策者聖人之所獨見而留意也謹寸而伸  
尺聖人爲之寸大小枉而大直君子行之枉曲也直

周公殺弟之累

蔡誅管

齊桓有爭國之名

自莒先入殺子糾也

然而周公以義補缺

謂翼成王以致太平七年歸政北面爲臣故曰以義補缺也

桓公以功滅醜

立九合一匡之功也

而皆爲賢今以人

之小過揜其大美則天下無聖王賢相矣故目中有

疵不害於視不可灼也

疵贅灼

喉中有病無害於息

不可鑿也鑿穿也河上之邱冢不可勝數猶之爲易也

言河上本非邱壘之處有易之地猶多以大言之也以諭萬事多覆于少猶水激興波高下

相臨差以尋常猶之爲平雖有激波猶以爲平平者多也猶橘柚冬生人曰冬

死死者衆也齊麥夏死昔者曹子爲魯將兵三戰不

勝亡地千里使曹子計不顧後足不旋踵刎頸於陳

中則終身爲破軍禽將矣然而曹子不羞其敗恥死

而無功柯之盟揄三尺之刃造桓公之胸三戰所亡

一朝而反之勇聞于天下功立於魯國復汶陽之田也管仲

輔公子糾而不能遂遂成也不可謂智遁逃奔走不死

其難不死子糾之難也不可謂勇束縛桎梏不諱其恥不可

謂貞當此三行者布衣弗友人君弗臣布衣之士不可以爲益友

也人君不可然而管仲免於累繼之中立齊國之政

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使管仲出死捐軀不顧後圖豈



有此霸功哉今人君論其臣也不計其大功總其略

行而求其小善則失賢之數也忠略大也小善也數術也故人有

厚德無問其小節而有小譽無疵其小故夫牛蹠之

涔不能生鱸鮪涔雨水也滿牛蹠迹中言其小也故

黃首白身短頭口在腹下鮪大魚亦長丈餘細鱗

蜂房不容鵠卵房巢也小形不足以包大體也夫人之

情莫不有所短誠其大略是也雖有小過不足以為

累誠其實若其大略非也雖有閭里之行未足大舉

用舉夫顏喙聚梁父之大盜也梁父齊邑今屬太山而為齊忠臣

段干木晉國之大駟也而為文侯師駟驕也言魏國

之大孟卯妻其嫂有五子焉然而相魏寧其危解其

患孟卯齊人也及為魏臣能安其危解其患也戰景

陽淫酒被髮而御於婦人威服諸侯楚將此四人者

皆有所短然而功名不滅者其略得也略猶也季襄陳

仲子立節抗行不入洿君之朝不食亂世之食遂餓

而死季襄魯人孔子弟子居於陵不能存亡接絕者何

小節伸而大略屈伸用屈廢也故小謹者無成功訾行者

不容於衆好揜人之善揚人之短訾毀人行自獨卑

有毀缺者不容體大者節疏蹠距者舉遠疏長蹠足自

古及今五帝三王未有能全其行者也故易曰小過

亨利貞言人莫不有過而不欲其大也夫堯舜湯武

世主之隆也盛隆齊桓晉文五霸之豪英也然堯有不

慈之名謂天子丹朱不以舜有卑父之謗謂瞽瞍降湯武

有放弑之事殷湯放桀南巢五伯有暴亂之謀齊桓

宋襄楚莊秦穆德未純皆是故君子不責備於

一人方正而不以割廉直而不以切博通而不以訾

文武而不以責文武備具而不求於一人則任以人

力能任其力所自脩則以道德責人以人力易償也自

脩以道德難為也難為則行高矣易償則求澹矣夫

夏后氏之璜不能無考半璧曰璜夏后氏之明月之

珠不能無類夜月光之珠有似月光故曰類然而天下寶

之者何也其小惡不足妨大美也今志人之所短而

忘人之所脩而求得其賢於天下則難矣夫百里奚

之飯牛伊尹之負鼎伊尹負鼎俎調五味太公之鼓

刀太公河內汲人有屠釣之困寧戚之商歌寧戚衛

放于齊宿郭門外疾世商歌以干桓公桓公其美有

存焉者矣衆人見其位之卑賤事之洿辱而不知其

大略以為不肖及其為天子三公而立為諸侯賢相

乃始信於異衆也信知夫發于鼎俎之間伊出于屠

酤之肆肆列也謂太解于累繼之中累繼所以東興

于牛領之下也興起也謂伯里奚洗之以湯沐袂之以

燿火立之于本朝之上倚之于三公之位燿火取火

也周禮司燿掌行火之政令火所以內不慙於國家

外不愧於諸侯符勢有以內合于內合故未有功而知

其賢者堯之知舜功成事立而知其賢者市人之知

舜也為是釋度量而求之於朝肆草莽之中其失人

也必多矣為上自任耳目聰明以得賢人之故不復

草莽之中失賢人必何則能效其求而不知其所以

取人也夫物之相類者世主之所亂惑也嫌疑肖象

者衆人之所眩耀肖象似也嫌疑謂白骨之肖象故

狠者類知而非知狠者自用像愚者類仁而非仁愚

不能斷割有似於仁非真仁也於仁非真仁也戇者類勇而非勇戇者不知畏危難

使人之相去也若王之與石美之與惡則論人易矣

夫亂人者芎藭之與藁本也蛇牀之與麋蕪也此皆

相似者言其相類但其芳臭不同猶小故劍工惑劍

之似莫邪者唯歐冶能名其種歐冶良玉工眩玉之

似碧盧者唯猗頓不失其情碧盧或云砥硃猗頓魯

其情也闇主亂于姦臣小人之疑君子者唯聖人能見

微以知明故蛇舉首尺而脩短可知也象見其牙而

大小可論也薛燭庸子見若狐甲於劍而利鈍識矣

薛齊邑也燭庸氏子通利劍與兒易牙淄澠之水合者嘗一哈水

而甘苦知矣與兒易牙皆齊之知味者哈口也故聖人之論賢也見

其一行而賢不肖分矣孔子辭廩邱終不盜刀鉤廩邱

齊邑今屬濟陰齊景公養孔子以言未見從道未許

由讓天子終不利封侯許由隱者陽城人堯欲以天

淮南子卷十三下與之洗耳而不就故曰不



利于封故未嘗灼而不敢握火者見其有所燒也未

嘗傷而不敢握刃者見其有所害也由此觀之見者

可以論未發也而觀小節可以知大體矣故論人之

道貴則觀其所舉富則觀其所施窮則觀其所不受

賤則觀其所不為貧則觀其所不取視其更難以知

其勇動以喜樂以觀其守委以財貨以論其仁振以

恐懼以知其節則人情備矣古之善賞者費少而勸

衆趙襄子善罰者刑省而姦禁齊威王善予者用

約而為德秦繆公善取者入多而無怨齊桓公趙襄

子圍於晉陽罷圍而賞有功者五人高赫為賞首左

右曰晉陽之難赫無大功今為賞首何也智伯求地于趙襄子

不與智伯率韓魏以圍之三月不克趙氏之臣張孟

談潛與韓魏通謀反智伯而殺之張孟談之力也故曰高赫無襄子曰晉陽之圍寡人社稷危國家殆羣

臣無不有驕侮之心唯赫不失君臣之禮故賞一人而天下爲忠之臣者莫不願忠於其君此賞少而勸善者衆也齊威王設大鼎於庭中而數無鹽令曰子之譽日聞吾耳察子之事田野蕪倉廩虛囹圄實子以姦事我者也乃烹之齊以此三十二歲道路不拾遺此刑省姦禁者也秦穆公出遊而車敗右服失馬服中野人得之穆公追而及之岐山之陽野人方屠而食之穆公曰夫食駿馬之肉而不還飲酒者傷人吾恐其傷汝等徧飲而去之處一年與晉惠公爲韓之戰處一年者謂飲食肉人酒之明年也晉惠公夷吾背秦納己之賂秦與兵伐晉戰於晉地韓原也晉師圍穆公之車梁由靡扣穆公之驂獲之梁由靡晉也大夫扣獲穆公大將獲穆公食馬肉者三百餘人皆出死爲穆公戰於車下遂克晉虜惠公以歸此用約而爲德者也齊

桓公將欲征伐甲兵不足令有重罪者出犀甲一戟

犀甲取其堅也戟車戟也長丈六尺犀或作三直出三甲也有輕罪者贖以金分

輕小也以金分兩也訟而不勝者出一束箭不勝猶

隨罪輕重有分兩也為矢治箭之筭好者也引

箭十二也百姓皆說乃矯箭為矢達吉按太平御覽引

筭是鑄金而為刃刃五刃也刀以伐不義而征無道

遂霸天下此入多而無怨者也故聖人因民之所喜

而勸善因民之所惡而禁姦故賞一人而天下譽之

罰一人而天下畏之故至賞不費賞當費至刑不濫

刑當刑不傷善孔子誅少正卯而魯國之邪塞少正

濫讀收斂之斂孔子誅少正卯而魯國之邪塞少正

其名也魯之諂人孔子相魯七子產誅鄧析而鄭國

日誅之於東觀之下刑不濫也之姦禁鄧析制刑

約而治廣者此之謂也天下莫易於為善而莫難於

爲不善也

爲不善靜身無欲信仁而已順其天性故易爲不善貪欲無厭毀人自成戾其天性故

也所謂爲善者靜而無爲也所謂爲不善者躁而多

欲也適情辭餘無所誘惑循性保真無變於己故曰

爲善易越城郭踰險塞姦符節盜管金篡弒矯誣非

人之性也故曰爲不善難

姦私亦盜也符節成信也而盜取之管壯籥也金印

封亦所以爲信也固閉臧也篡弒下謀上也矯善作君命誣以惡覆人也皆非人本所受天之善性也

今人所以犯囹圄之罪而陷於刑戮之患者由嗜慾

無厭不循度量之故也何以知其然天下縣官法曰

發墓者誅竊盜者刑此執政之所司也夫法令者網

其姦邪勒率隨其蹤跡

勒主問吏率大任也

無愚夫蠢婦皆知

爲姦之無脫也犯禁之不得免也然而不材子不勝

其欲蒙死亡之罪而被刑戮之羞

蒙

然而立秋之後

司寇之徒繼踵於門而死市之人血流於路何則惑

於財利之得而蔽於死亡之患也夫今陳卒設兵兩

軍相當將施令曰斬首拜爵而屈撓者要斬然而隊

階之卒皆不能前遂斬首之功遂成也而後被要斬之

罪是去恐死而就必死也故利害之反禍福之接不

可不審也事或欲之適足以失之或避之適足以就

之楚人有乘船而遇大風者波至而自投於水達吉按太

平御覽引作波至而恐自投於水非不貪生而畏死也惑於恐死而

反忘生也故人之嗜慾亦猶此也齊人有盜金者當

市繁之時至掇而走勒問其故曰而盜金於市中何

也繁衆也勒主問吏故猶意也而汝也對曰吾不見人徒見金耳志所

欲則忘其為矣是故聖人審動靜之變而適受與之

度理好憎之情和喜怒之節夫動靜得則患弗過也

受與適則罪弗累也好憎理則憂弗近也喜怒節則



怨弗犯也故達道之人不苟得不讓福其有弗棄非

其有弗索常滿而不溢恆虛而易足虛無欲也今夫鬻水

足以溢壺榼而江河不能實漏卮故人心猶是也自

當以道術度量食充虛衣禦寒則足以養七尺之形

矣若無道術度量而以自儉約則萬乘之勢不足以

為尊天下之富不足以為樂矣論若桀與紂無道術度量不得為匹夫何

尊樂之有乎孫叔敖三去令尹而無憂色爵祿不能累也

不以爵祿累其身也荆欵非兩蛟夾繞其船而志不動怪物不

能驚也勇而惑聖人心平志易精神內守物莫足以惑

之夫醉者俛入城門以為七尺之閨也超江淮以為

尋常之溝也酒濁其神也怯者夜見立表以為鬼也

見寢石以為虎也懼揜其氣也揜奪也又況無天地之

怪物乎夫雌雄相接陰陽相薄羽者為雛鷺毛者為

駒犢柔者為皮肉堅者為齒角人弗怪也水生蠨蛸

山生金玉人弗怪也老槐生火久血為燐人弗怪也

血精在地暴露百日則為山出梟陽梟陽山精也人

身有毛足反踵見人而笑達吉按梟陽見爾雅程

敦云說文解字作梟羊陽與羊古字通也嚴忌哀時

命又作梟楊山海水生罔象水之精也國語木生畢

經謂之贛巨入方木之精也狀如鳥青色井生墳羊土之精也魯季

赤關一足不食五穀羊其中有人怪之聞見鮮而識物淺也天下之怪物聖

人之所獨見利害之反覆知者之所獨明達也同異

嫌疑者世俗之所眩惑也夫見不可布於海內聞不

可明於百姓是故因鬼神機祥而為之立禁機祥吉

戒總形推類而為之變象何以知其然也世俗言曰

饗大高者而彘為上牲大高祖也葬死人者裘不可

以藏相戲以刃者太祖射其肘射擠也讀近枕戶憐

而臥者鬼神蹠其首此皆不著於法令而聖人之所  
不口傳也夫饗大高而彘爲上牲者非彘能賢於野  
獸麋鹿也而神明獨饗之何也以爲彘者家人所常  
畜而易得之物也故因其便以尊之裘不可以藏者  
非能具綈綿曼帛温煖於身也世以爲裘者難得貴  
賈之物也曼帛細帛也裘狐之物而不可傳於後世無  
屬也故曰貴賈之物益於死者而足以養生故因其資以饗之資用也相  
饗忌也相  
戲以刃太祖射其肘者夫以刃相戲必爲過失過失  
相傷其患必大無涉血之仇爭忿鬪而以小事自內  
於刑戮愚者所不知忌也故因太祖以累其心累恐  
也枕  
戶牖而臥鬼神履其首者使鬼神能立化則不待  
戶牖之行達吉案太平御覽引是若循虛而  
出入則亦無能履也虛孔竅也達吉按太平  
御覽引作無履也無能字夫戶牖者風氣

之所從往來而風氣者陰陽相換者也離者必病離

也故託鬼神以伸誠之也凡此之屬皆不可勝著於

書策竹帛而藏於官府者也故以襪祥明之為愚者

之不知其害乃借鬼神之威以聲其教所由來者遠

矣而愚者以為襪祥而狠者以為非唯有道者能通

其志今世之祭井竈門戶箕筭白杵者非以其神為

能饗之也恃賴其德煩苦之無已也是故以時見其

德所以不忘其功也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

雨天下者唯太山崇終也日旦至赤地三年而不絕

流澤及百里而潤草木者唯江河也是以天子秩而

祭之故馬免人於難者其死也葬之牛其死也葬以

大車為薦牛馬有功猶不可忘又況人乎此聖人所

以重仁襲恩襲亦重累故炎帝於火而死為竈炎帝神農

祀于竈神禹勞天下而死為社勞天下謂治水之神

后稷作稼穡而死為稷稷也周也羿除天下之害而死為

宗布此鬼神之所以立羿古之諸侯河伯溺殺人羿射其左目風伯壞人屋室羿

射中其膝又誅九嬰竅竈之屬有功於天下故死託祀於宗布祭田為宗布謂出也一日今人室中所祀

也此堯時羿非有窮后羿北楚有任俠者其子孫

數諫而止之不聽也縣有賊大搜其廬事果發覺夜

驚而走追道及之其所施德者皆為之戰得免而遂

反語其子曰汝數止吾為俠今有難果賴而免身而

諫我不可用也知所以免於難而不知所以無難論

事如此豈不惑哉宋人有嫁子者告其子曰嫁未必

成也有如出不可不私藏私藏而富其於以復嫁易

其子聽父之計竊而藏之若公知其盜也逐而去之

其父不自非也而反得其計知為出藏財而不知藏



財所以出也爲論如此豈不勃哉今夫僦載者救一車之任極一牛之力爲軸之折也有如轅軸其上以爲造不知軸轅之趣軸折也楚王之佩玦而逐莧爲走而破其玦也因珮兩玦以爲之豫兩玦相觸破乃逾疾亂國之治有似於此夫鷓目大而眇不若鼠蚘足衆而走不若蛇物固有大小不若小衆不若少者及至夫疆之弱弱之疆危之安存之亡也非聖人孰能觀之大小尊卑未足以論也唯道之在者爲貴何以明之天子處於郊亭則九卿趨大夫走坐者伏倚者齊當此之時明堂太廟懸冠解劍緩帶而寢非郊亭大而廟堂狹小也至尊居之也天道之貴也非特天子之爲尊也所在而衆仰之夫蟄蟲鵲巢皆嚮天一者至和在焉爾帝者誠能包稟道合至和則禽獸草

木莫不被其澤矣而況兆民乎

淮南子卷十三

珍  
做  
宋  
版  
印

三十一卷十三